ARTEMIS FOWL

阿特米斯

之精灵的赎金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序言
- 作者介绍
- 欧美著名媒体评论
- 系列荣誉
- 目录
- 楔子
- 精灵之书(1)
- 精灵之书(2)
- 精灵之书(3)
- 精灵之书(4)
- 精灵之书(5)
- 精灵之书(6)
- 精灵之书(7)
- 书之破译(1)
- 书之破译(2)
- 书之破译(3)
- 书之破译(4)
- 书之破译(5)
- 精灵荷莉(1)
- 精灵荷莉(2)
- 精灵荷莉(3)
- 精灵荷莉(4)
- 精灵荷莉(5)
- 精灵荷莉(6)
- 精灵荷莉(7)
- 精灵荷莉(8)
- 精灵荷莉(9)
- 精灵荷莉(10)
- 精灵荷莉(11)
- 精灵荷莉(12)

- 绑架行动(1)
- 绑架行动(2)
- 绑架行动(3)
- 绑架行动(4)
- 小偷毛奇(1)
- 小偷毛奇(2)
- 小偷毛奇(3)
- 小偷毛奇(4)
- 小偷毛奇(5)
- 小偷毛奇(6)
- 小偷毛奇(7)
- 小偷毛奇(8)
- 小偷毛奇(9)
- 小偷毛奇(10)
- 小偷毛奇(11)
- 小偷毛奇(12)
- 小偷毛奇(13)
- 小偷毛奇(14)

序言

古老的传说中，在遥远天空彩虹的尽头，藏着精灵世界的黄金……

法尔家族是一个国际上有名的传奇家族，家族中年仅12岁的阿特米斯，更是一个人小鬼大的奇才。阿特米斯的父亲在一次运送货品至俄罗斯的途中，和25万罐可乐一同消失在冰天雪地里，家族重担便落到阿特米斯肩上。

“绑架”计划就此展开……

为了复兴家业，阿特米斯开始全球搜寻传说中的小精灵，在获得了精灵世界的至宝"精灵之书"后，阿特米斯就开始一宗“绑架”计划，为的是换取精灵族所珍藏的亿万黄金。

作者介绍

1986年欧因•科弗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业余时间坚持写作。1991年婚后的数年间，曾旅居意大利、突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地，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艾欧因•寇弗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可谓一帆风顺，处女作《班尼和欧玛》一经出版即跃上畅销书榜。2001年夏天，他完成了后来风靡全球青少年的《阿特米斯奇幻历险》第一部。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令他决心放弃教职专心写作。

《阿特米斯奇幻历险》系列是欧美畅销书榜的常客，获得很多奖项，已在43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全球销量1300余万册。36岁的爱尔兰中学老师欧因•科弗因此收到了英国历史上最高的儿童文学作品稿酬——70万英镑。他的《阿特米斯奇幻历险》系列如今在欧洲畅销榜的排名已超出《哈利•波特》系列，兴高采烈的Miramax出版公司随后又支付了25万英镑。前三册的电影版权已由迪斯尼购买。

J.K.罗琳和欧因•科弗被英国媒体津津乐道地做比较，都是教师、短时间内迅速成名、出版系列都非常畅销、内容和魔法有关、主角都是12岁左右的男孩。对此科弗不耐烦地说："我喜欢罗琳，但我们的风格也有差异，苹果和橘子有什么好比的？"

欧美著名媒体评论

《阿特米斯奇幻历险》系列创造了儿童文学的新高峰！

——《美国时代杂志》评论

欧因•科弗写出了前所未见、爆炸性的好作品！

——《纽约时报》评论

从没看过的故事，完全改变你对一般奇幻小说的想法！

——《每日电讯报》评论

"科弗做得非常好，太棒了。"

——《纽约时报》书评

"他在讲一个故事，科弗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由恶魔、小矮人和半人马组成的魔幻世界，让人回味无穷。"

——《今日美国》

"阿特米斯奇幻历险简直太棒了……这是一部令人震撼传奇故事，深深的吸引着你，无论你处于什么年龄段。"

——《纽约邮报》

"孩子们特别喜欢它。"

——黛安索耶（DianeSawyer）《早安美国》

"科弗创造了一个鲜活的幻想世界，就像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郡、州或者这个星球上的故事一样。"

——《娱乐周刊》（A-书评）

"双关语、文字游戏、科幻领域的新名词遍布书中，这部科幻小说让读者乐在其中，并且能够吸引不少新的读者。"

——《柯克斯书评》

"精彩的语言和诙谐的幽默，会让不少读者不惜熬夜来读。"

——《出版人周刊》推荐书评

"在这场智慧、勇气和高科技战术的斗争中，悬念丛生，一直吸引读者到故事结束。"

——《西雅图邮报》

"是《指环王》和《詹姆斯邦德》的最佳结合。

——《法布罗新闻》

"阿特米斯奇幻历险将同时迷住孩子和成年人。"

——《芝加哥论坛》

"喜欢科幻小说的都会喜欢阿特米斯奇幻历险。"

——《波士顿先驱报》

"……热闹的，让人兴奋的故事……"

——《丹佛邮报》

"……这个詹姆斯邦德式的故事对于那些不喜欢科幻小说的人来说也是饕餮大餐。"

——《达拉斯晨报》

"阿特米斯奇幻历险充满了玩味和乐趣，是神秘与现代、魔幻和罪恶的创造性结合。"

——《时代》

"这是一部令人震撼传奇故事，深深的吸引着你，无论你处于什么年龄段。"

——LizSmith《纽约邮报》

"……能让读者团团转，读者甚至迫切的希望参与到故事的结局中去，就好像演电影一样。"

——《BOOKLIST》推荐书目

"在科弗的幻想世界里，这就是一部无声的游戏。"

——《BookPage》书目

"书中的很多情节充满了幽默和小伎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饱满，而读者也能够很快的进入到书中的情节之中。"

——《BOOKLIST》推荐书目

"巧妙的情节，激情的对话，诙谐的幽默，使得读者甚至秉灯夜读"。

——《出版人周刊》推荐书评

"孩子们热衷于此……哈里最好来看看"

——《娱乐周刊》（级别A-）

"另外一部wildride"

——《克科斯评论》

"和其他书籍相比，这部丛书情节更加紧凑，更能抓住历险情节……真是让人享受，非常棒的一部小书。"

——《VOYA杂志》2005年8月号

"滑稽的情节、诙谐的幽默、搞怪的人物、聪明的小伎俩让读者尽情的享受在探险的有趣情节之中。"

——《KLIATT》2005年7月号

"幽默和创造力无处不在，无论是紧张的情节紧张还是意想不到的状况。"

——《学校图书馆杂志》2005年7月号

系列荣誉

《阿特米斯奇幻历险》系列荣誉
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长年上榜系列
美国《每周出版》畅销书上榜系列
《今日美国》畅销书榜上榜系类列
《迪斯尼》杂志评选最佳幻想文学（2005）
美国《人物》杂志TOP10图书系列（2004）
美国新泽西青少年图书奖（2004）
美国河岸街年度最佳图书（2004）
CCBC年度最佳儿童图书（2004）
BBC100部英国人最喜欢的文学作品（2003）
美国马萨诸塞儿童图书奖（2003）
英国蓝彼得童书奖（2002）
美国图书馆协会推荐青少年图书（2002）
美国《图书》杂志年度最佳图书（2002）
英国年度最佳童书奖（2001）
美国儿童图书中心蓝绶带奖（2001）
日本蓝丝带儿童图书奖（2001）
入围英国惠特比年度最佳童书奖(2001)
英国史密斯（WHSmith）年度TOP(2000)
英国比司托年度最佳童书奖(2002)

目录

精灵之书
书之破译
精灵荷莉
绑架行动
精灵失踪
包围庄园
小偷毛奇
洞穴巨魔
秘密王牌

楔子

应该怎样形容阿特米斯•法尔呢？曾经有不少精神医学专家做过尝试，但是统统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阿特米斯的智商实在太高了——他骗过了每一项测试。阿特米斯把世界上最伟大的医学专家都弄得晕头转向，甚至还把其中不少人送进了疯人院。

毫无疑问，阿特米斯是位天才少年。但是为何拥有如此卓越才智的人物居然甘愿犯险，去从事各种充满挑战、极度危险的活动呢？这个问题看来只有他自己才能回答，而他却喜欢沉默不语。

也许绘出阿特米斯精确肖像的最好方法是聊聊他的第一次冒险经历。这次事件至今仍脍炙人口。我是从受害人的第一手访谈资料中整理出这篇报道的，随着故事的展开，你会认识到做到这点可真不容易。

故事开始于几年前，二十一世纪刚亮起它的曙光。阿特米斯•法尔立志复兴家族财富，并为此策划了一个行动方案。此计划可能会颠覆人类文明，并使整个星球陷入跨种族战争。

当时，他才刚刚十二岁。

精灵之书(1)

胡志明市正值夏季，无论是谁都会觉得炎热难当。不用说，如果不是有重要事情需要解决，阿特米斯•法尔是绝对不愿意忍受这种苦楚的。这件事对于他心中的伟大计划而言，至关重要。

太阳和阿特米斯并不搭调，暴露在阳光里的他看起来状态很糟糕。长时间待在显示器前的室内生活，使他的皮肤失去了青春的光彩。他苍白得像只吸血鬼，一被太阳光照射就烦躁不安。

“我希望这次不会又是白费力气，巴特勒。”阿特米斯说道，声音柔和而清晰。

“特别是在开罗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带点温和的斥责。上次他们听了巴特勒线人的情报，千里迢迢跑到了埃及，结果却一无所获。

“不，主人，这次我有把握。阮是个聪明人，不会瞎捣乱。”阿特米斯身边那个叫巴特勒的人回答说。

“嗯。”阿特米斯低声应了一声，他不大相信。

路过的人如果听到这个欧亚混血的大块头对男孩尊称“主人”，肯定会非常吃惊。毕竟，这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但是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关系，这两个人也绝非普通的游客。

他们坐在东开街一个路边咖啡馆外边，看着当地少年骑着电动自行车绕过广场。

阮迟到了，阳伞所提供的可怜兮兮的一小片荫凉根本没法让阿特米斯的心情好起来。但是沮丧只是他每天的习惯罢了。在闷闷不乐下面，还残留着一点希望的火花。这次旅行真的能有收获吗？他们会找到那本书吗？他对这次旅行寄予了太多期望。

一个服务生匆匆忙忙跑到他们桌前。

“还需要茶吗，先生？”他一边问一边猛点头。

阿特米斯叹口气。“少给我演戏，坐下吧。”

“但是，先生，我是个服务生。”服务生本能地转向巴特勒，毕竟他才是大人。

阿特米斯轻轻敲了敲桌子，以吸引那个人的注意力。

“你穿着手工缝制的路夫鞋、丝制衬衫，戴着三只金制印章戒指。你的英语带些牛津腔，指甲光洁圆润，看得出来最近刚刚修剪过。你不是服务生，你是我们的接头人阮春。你之所以用这么可笑的伪装，是为了检查我们有没有带武器。”

阮的肩膀塌了下来，“确实如此。太神奇了！”

精灵之书(2)

“光凭一个破围裙是扮不了服务生的。”阿特米斯嘲讽地说。

阮坐了下来，往一只小瓷杯里倒了些薄荷茶。

“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的武器情况，”阿特米斯继续说，“我没带武器。但是这儿的巴特勒，我的……唔……管家，在他的肩挂式枪套里有一支西格绍尔手枪，靴子里插着两把伯劳飞刀，袖子里藏着一支德林加双管手枪，手表里有条能绞死人的细索，有三颗眩晕手榴弹藏在不同口袋里。还有别的吗，巴特勒？”

“短棍，先生。”

“噢，对！他衬衫下面还塞着一根上好的老式滚球短棍呢。”

阮把杯子举到唇边，他的手直打颤。

“别害怕，阮先生，”阿特米斯微笑着说，“这些武器不会用在你的身上。”

但阮看起来并没得到安慰。

“不，”阿特米斯继续说，“根本用不着这些武器，巴特勒就能以上百种毫不重样的方法送你上西天。虽然我肯定只要一种就够了。”

阮这下彻底被吓呆了。阿特米斯总是能在人们身上得到这种效果。一个苍白的少年，说话方式却充满权威，语句和用词完全是一副强势的大人模样。阮以前曾经听说过法尔这个姓氏——国际上有谁没听过这个姓氏呢？但是他以为他会面对老阿特米斯，而不是这个男孩。虽然“男孩”这个词看起来对这位苍白的少年并不公道。还有这个巨人，巴特勒。很显然，他能用他的巨掌像折根小树枝一样折断人的脖子。阮开始觉得就算给他再多钱，也不值得再和这两个奇怪的家伙多待一分钟了。

“现在我们来谈正事，”阿特米斯说着把一个微型录音机放在桌上，“你回复了我们的网络广告？”

阮点点头，他开始急速地祈祷自己的信息是准确的。

“是的，先生……法尔先生。您在找的东西……我知道它在哪儿。”

“真的？我是否应该把你的话当真？你可能会把我引进圈套里。我的家族可不是没有仇家的。”

巴特勒突然抬手一挥，一把抓住了主人耳边的一只蚊子。

“不！不！”阮连连说道，他伸手去拿皮夹，“在这儿，看。”

阿特米斯研究了下这张拍立得照片。他的心立刻狂跳起来。它看起来有戏，但是这个年头，用台电脑和扫描仪，可以伪造出任何东西。照片上有一只手从重重阴影中伸了出来。这是一只斑驳的绿色的手。

“嗯，”他低声说，“解释一下。”

“这个女人，她是个治疗师，住在图朵街附近。她替人治病，以换取米酒。她成天都是醉醺醺的。”

阿特米斯点点头。这很有意思——酗酒，这点和他的一个研究发现相符。他站了起来，抚平他白色保罗衬衫上的皱痕。

“很好。带路，阮先生。”

阮暗自喘了口气，抹去了细长胡须上的汗珠。

“我只提供信息。我们约好这样的。我可不想有诅咒落到我头上来。”

巴特勒老练地掐住了线人的后颈。

精灵之书(3)

“我很抱歉，阮先生，但是您可以做选择的时机早就没有了。”阿特米斯以他那特有的语调说。

巴特勒把不断抗议的越南人揪到了他们租来的一辆吉普车前，在街道平坦的胡志明市，或者当地人仍习惯称呼的西贡，本来没必要开这种车，但是阿特米斯就是喜欢干些与众不同的事儿。

拥挤的街道上，吉普车像一只笨拙的大乌龟般缓慢前进着。让人痛苦的缓慢速度，使得堆积在阿特米斯胸中热切的期望越来越折磨人，他再也压抑不住了！他们的苦苦寻觅终于要结束了吗？在经过六次错误讯息跨越三个大陆之后，这个酒鬼治疗师会是彩虹尽头的黄金吗？阿特米斯几乎要轻笑出声了。“彩虹尽头的黄金。”开玩笑，这样的事可不会天天发生。

电动自行车像鱼群中的鱼儿们一样缓缓分向了两边。人群看起来永无尽头，就连小巷里也塞满了人，到处是小贩和讨价还价的人。厨子们把鱼头丢进炒菜锅里，热油滋滋作响，小淘气鬼们在他们脚边挤来挤去，试图找到一些无人看守的值钱东西。其他人坐在荫凉处，在掌上游戏机上拼命磨他们的大拇指。

阮的汗已经浸透了卡其布上衣。这并不是因为空气潮湿，这种湿度他早就习惯了，而是因为整个可恶的状况。他应该有点头脑，早该想到要找这种东西的准没有什么好事。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他能够脱身，一定改邪归正，再也不去回应可疑的网上征求广告，当然也再不和欧洲危险人物的儿子们打交道了。

吉普车只能开到这里了，小巷已经窄得再也无法通过。阿特米斯转头对阮说：“看起来我们必须步行了，阮先生。如果你高兴就只管逃跑，但是你就期待着肩胛骨中间的剧痛吧，致命的痛！”

阮偷偷瞥了眼巴特勒。巨人的眼中是一片深蓝，深到了几近黑色。他的双眼之中没有丝毫仁慈。“别担心，”阮小心地说，“我不会逃

跑的。”

他们下了车。上千道惊异的目光落到了他们身上，一直跟着他们走过热气蒸腾的小巷。一个倒霉的扒手想偷巴特勒的钱包。男仆瞧都没向下瞧一眼，就折断了这人的手指。之后人们立刻为他们让出了一片宽敞的空间。

小巷越来越窄，渐渐变成了一条有车辙的弄堂。污水和排水管就直接散在泥地上。残疾人和乞丐蜷缩在稻草席上。这条弄堂的多数居民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施舍给他们，当然这三人例外。

“唔，”阿特米斯问道，“她在哪儿？”

阮伸出手指了指一个生锈的防火梯下面黑暗的三角空间。

“那儿，在那下面。她从不出来，就算要买米酒，她也会派人去买。现在，我能走了吗？”

阿特米斯没有回答，而是小心翼翼地走过泥泞的弄堂，到了防火梯下的隐蔽处。他能分辨出阴暗中鬼鬼祟祟的动静。

“巴特勒，把我的眼镜递给我好吗？”

巴特勒从腰带中抽出一副夜视镜，交在了阿特米斯伸出的手掌上。调焦马达嗡嗡地响了起来，开始适应周围幽暗的光线。

阿特米斯将眼镜戴在了脸上。所有事物都变成绿荧荧的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将目光转向蠢动中的黑影。有个东西蹲在一张酒椰叶席子上，在几乎并不存在的阳光下不安地移动着。阿特米斯仔细调好焦距，镜片中的景象更清晰了。那个人形非常矮小，异常地小，裹在一条脏兮兮的披肩里。一堆空酒瓶半埋在她周围的泥泞里。一只手臂从披肩里伸了出来，看起来它是绿色的，但是现在所有其他东西看起来也都是绿色的。

“夫人，”他说，“我有事找您。”

那人的头困倦地摇晃着。

精灵之书(4)

“酒，”她说，“酒，英国人。”她的声音非常刺耳，仿佛指甲刮过黑板一样。

阿特米斯微笑了。语言的天分，厌恶光线。准确无误，准确无误。

“实际上，我是爱尔兰人。现在，可以聊聊我的事吗？”

治疗师狡猾地伸出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摇了摇，“先给酒，再谈事。”

“巴特勒！”

保镖把手伸进了一只口袋里，取出半品脱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阿特米斯接过瓶子，有意戏弄地把它举在黑暗之外。他刚把夜视镜摘下来，那只鸡爪似的手就从黑暗中飞快伸出，抢走了威士忌。一只斑驳的绿手。确认无疑！

阿特米斯强咽下了胜利的大笑。

“给我们的朋友付清酬金，巴特勒。全部付清。记住，阮先生，这件事仅限于我们双方知道。你不希望巴特勒再来找你，是吧？”

“不，不，法尔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

“最好如此，不然巴特勒会把它永久地封起来。”

阮一接过酬金，就飞奔着跑出了小巷，他是如此欣慰自己居然还活着，以至于根本就没顾得上去点那捆美钞。这可不像他的作风。以往无论任何场合，他都是头脑清醒的。酬金共有两万美金，对于一次只有半小时的工作而言，这报酬真是丰厚。

阿特米斯转回身看向治疗师。

“现在，夫人，您手里有样我想要的东西。”

治疗师伸出舌头舔净了嘴角的最后一滴酒液。

“唔，爱尔兰人。头疼、牙疼，我都治。”

阿特米斯又戴上了夜视镜，蹲到了老女人的高度。

“我非常健康，夫人，除了对尘螨有点轻微过敏，我想即使是您也对此无能为力。不！我想向您要的是您的书。”

治疗师僵住了，披肩下的眼睛忽然闪出光芒。

“书？”她谨慎地说，“我不知道什么书，我是个医生。你想要书，就去图书馆。”

阿特米斯极其耐心地叹了口气，“你不是医生，你是个精灵。不管你喜欢用哪国语言来描述自己，你都是精灵。我想要你的书。”

好长一段时间，那个生物一言不发，然后她抛开了头顶的披肩。在夜视镜的绿色视野中，她的脸庞像张万圣节的面具一样忽然出现在阿特米斯面前。精灵两只狭长的金色眼睛下面，是弯如钩状的长鼻子。她的耳朵尖尖的，皮肤因为酗酒已经融化成油灰一般。

“如果你知道那本书，人类，”她缓慢地说，努力地和威士忌的麻醉功效作战，“那么你就知道我手上的魔力。我打个响指就能杀了你！”

阿特米斯耸耸肩，“我不这么认为。看看你自己吧，你都快死了。米酒已经使你的感觉变得迟钝，你的魔力已经减弱到只能治治疣疮了，真可怜。我来这里是为了救你，报酬是那本书。”

“一个人类要我们的书能做什么？”

“这就不关你的事了，你只需要知道你的选择就好了。”

精灵的尖耳朵颤动着，“选择？”

“一，你拒绝给我们书，我们回家去，留下你烂在这条下水道里。”

“好，”精灵答道，“我就选这个。”

精灵之书(5)

“不，别这么心急。如果我们离开时没拿到书，你不出一天就会死掉。”

“一天，一天！”治疗师大笑起来，“我会比你们多活一个世纪！即使是被困在人类世界的精灵也能活上几个世纪。”

“身体里有半品脱圣水的话，就不一样了。”阿特米斯说，他拍了拍现在已经空了的威士忌瓶子。

精灵的脸色变得苍白，然后尖叫起来，一声可怕的尖声哀号！

“圣水！你在谋杀我，人类！”

“没错，”阿特米斯承认，“现在它随时就要开始燃烧了。”

精灵试探性地戳戳自己的肚子，然后问：“第二个选择呢？”

“现在肯听我的话了？很好。选项二，你给我书，只需要三十分钟，然后我把你的魔力还给你。”

精灵的下巴掉了下来，“把魔力还给我？不可能。”

“可能。我有两个小瓶，一瓶是从塔拉圆环下六十米的精灵井里取来的春之水，塔拉圆环也许是世上最神奇的地方。这个水可以中和圣水。”

“另一瓶呢？”

“另一瓶是一点儿人造魔法，一种专吃酒精的病毒，混和了成长试剂。它可以洗去你身体内的每一滴米酒，去除你对酒的依赖性，甚至能强化你衰弱的肝脏。喝下去有点不好受，但是一天之后你就可以自由飞翔了，就跟又回到一千岁时一样。”

精灵舔了舔她的嘴唇。能够重返精灵一族？真有诱惑力。

“我怎么知道应不应该信任你，人类？你已经对我玩过一次花招了。”

“问得好。我们这样来交易吧，我先给你春之水以表诚意，然后，等我看一眼你的书后，你可以得到增强你体力的药剂。要么接受，要

么拉倒。”

精灵之书(6)

精灵思考着。痛楚已经蹿到了她的腰间。她伸出手来。

“我接受。”

“我猜你也会接受的。巴特勒！”

巨人男仆打开一只用粘扣带封好的软包，里面装着一支注射器和两只小瓶子。他把色泽清澈的那瓶液体装进注射器，并将它注射进精灵又湿又冷的胳膊。精灵的身体一下子就僵硬了，但是马上又松驰下来。

“好强的魔力！”她喘了口气。

“是很强，不过等我给你打了第二针，你自已的魔力就回来了，会比这个更强呢！现在，我要书。”

精灵把手伸进脏兮兮的长袍里，四处翻找，这段时间对阿特米斯来说足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他屏住了呼吸。书就要到手了，法尔家族将重振雄风，一个新的帝国即将崛起，阿特米斯二世将成为帝国的皇帝。

精灵的手抽了出来，她的拳头紧握着。

“不管怎么说，它对你是没用的，书是用精灵语写的。”

阿特米斯点点头，没有说话。

精灵张开骨节嶙峋的手指。她的手上放着一本金色的小册子，只有火柴盒那么大。

“在这儿，人类。你的时间是三十分钟，只有三十分钟。”

巴特勒虔诚地接过这本小册子，然后打开一台数码相机，开始拍摄每张书页的照片，小册子中的那些纸薄如蝉翼。这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等到他拍完，整本书的内容已经存进了相机的存储卡里。阿特米斯可不敢在信息处理方面冒风险。众所周知，机场安检机曾经把不少存储在碟片上的重要信息洗得一干二净，所以他命令巴特勒把文件传到了他的手机里，又用Email把文件发到了都柏林的法尔庄园。不到

三十分钟，囊括了“精灵之书”所有符号的文件就安安稳稳地存在了法尔家族的网络服务器上。

阿特米斯把小册子还给了它的主人。

“与您合作，非常愉快。”

精灵突然跪了下来：“另一剂药呢，人类？”

阿特米斯微笑道：“哦，是的，帮你恢复魔法的那一针。我记得我答应过你。”

“是的，你答应过我。”

“很好。但是在我们打第二针前，我必须警告你，清洗的过程可并不愉快。你一点都不会喜欢的。”

精灵指指她周围的一堆脏东西：“你以为我喜欢这些吗？我希望能再飞起来！”

巴特勒装上了第二瓶针剂，把这一针直接注射进了精灵的颈动脉。

精灵立即倒在了席子上，她的整个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我们该走了，”阿特米斯说，“一百年份的酒一下子离开她的身体，怎么着都不可能是好看的画面。”

巴特勒家族已经侍奉法尔家族几个世纪了。实际上有几位知名的语言学家认为，这就是“管家”这个名词的来源。关于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最早的纪录出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维吉尔•巴特勒与领主胡高•法尔签下契约，成为他的仆人、保镖兼厨子。

巴特勒家族的小孩子一长到十岁，就会被送到以色列的私人训练中心，在那里学习用于保护法尔家族新生代的专门技艺。这些技艺包括一流的厨艺、枪法，各种武术、急救及信息技术。如果等到他们受训结束，却没有新一代的法尔传人可保护的话，这些年轻人就会马上被人迫不及待地抢聘过去，成为各国皇室成员的保镖，一般是为摩纳哥或沙特阿拉伯皇室服务。

精灵之书(7)

一旦一个巴特勒被配给了一个法尔，他将一直为他的主人服务。这是一个要求很严的工作，而且很寂寞，但是如果他能活到退休，报酬是非常丰厚的。而如果不幸没法活到那一天，他的家庭也将被赠与一份六位数的财产，此外还有每月的抚恤金。

这一代的巴特勒守护小主人阿特米斯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了，自从小主人诞生起，巴特勒就一直陪在他身边。虽然他们恪守着古老的礼仪，但是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越主仆关系。阿特米斯是巴特勒生命中最接近朋友的人；巴特勒是阿特米斯生命中最接近父亲的人，尽管他只是个得听命令的仆从。

巴特勒一直默不作声，直到他们登上了从曼谷飞往希思罗机场的飞机，他才开口问道：

“阿特米斯？”

阿特米斯从他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前抬起头来。他已经开始尝试翻译精灵之书了。

“嗯？”

“对于那个精灵。为什么我们不拿走那本书，然后丢下她任其死掉呢？”

“那样的话，留下的尸体会是一个证据，巴特勒。我们现在这样做，精灵族才不会起疑心。”

“但是那个精灵，她知道一切。”

“我想她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曾经给人类看过精灵之书。不过为以防万一，我还是在她的第二针里面加了点遗忘剂。等她最后醒过来时，上周发生的事已经记不清了。”

巴特勒赞赏地点点头。事事超前两步，就是小主人阿特米斯的风格。人们都说他和老主人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其实他们错

了。小主人阿特米斯和任何人都不一样，像这样的奇才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疑虑消除之后，巴特勒继续看他的《枪与军火》杂志，让他的主人则专心破解“宇宙之谜”。

书之破译(1)

到现在你一定已经看出了阿特米斯•法尔这小家伙为实现目标，到底肯做出怎样的努力。但是到底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到底什么奇特的计划会涉及到勒索一个精灵酒鬼呢？答案就是：金子。

阿特米斯的寻金之旅开始于两年前，当时他刚刚迷上上网。他很快就发现了许多非常神秘的网站：外星人绑架、UFO目击，还有超自然现象等。但是最特别的要算精灵族的存在。

搜遍网上数百万兆的数据库，他发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上百条资料提到精灵，每种文明都有其用来形容精灵族的术语。虽然这些术语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它们所指的都属于同一个隐匿起来的种族。有几个故事提到：每个精灵都带着一本书。那本书据说就是他们的圣经，书中记载了他们的种族历史，还有他们在漫长的一生中必须遵从的戒律。当然，精灵之书是用精灵语写的，对于人类毫无用途。

阿特米斯认为以今天的科技，精灵之书是可以翻译出来的。只要掌握了书中的内容，就可以好好利用这群生物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阿特米斯的座右铭，因此他潜心研究关于精灵族的知识，搜集出了有关精灵特性的一个庞大数据库。但是这还不够。于是阿特米斯在网上登了个广告：爱尔兰商人愿意支付高额美金，只求和精灵见上一面。多数回复都是骗人的，但是胡志明市这趟没白跑。

阿特米斯也许是世上唯一能够充分利用他的最新收获的人。他仍然保有儿童的天真，相信魔法，同时又具有成人的坚定，决心要好好利用这种魔法。如果真有人能从精灵那里拿走点金子，帮他们减减负的话，那个人非阿特米斯•法尔二世莫属。

当他们到达法尔庄园时，天才刚刚破晓。阿特米斯很想把文件立即调到他的电脑里，但是他决定先去探望妈妈。

安琪莉娜•法尔卧病在床。自从她丈夫失踪以后，她就病倒了。神经紧张，医生是这么说的。除了充分休息和安眠药，没有其他治疗方法。她生病已经快一年了。

巴特勒的妹妹茱丽叶正坐在楼梯口。她一直盯着墙，视线都快把墙给烧出个洞了，就连闪闪发亮的睫毛膏也无法让她的脸看上去更柔和一些。阿特米斯以前曾经看到过她这副样子，那次这个表情出现之后，茱丽叶把一个超级不要脸的比萨小弟摔了个过肩摔。阿特米斯皱皱眉，过肩摔是个摔跤动作，一个少女迷上摔跤这玩意儿，真是不可思议。但是话说回来，毕竟她姓巴特勒。

“出了什么事，茱丽叶？”

茱丽叶慌忙站了起来，说：“是我的错，阿特米斯。显然我让窗帘留了条缝，害得法尔夫人睡不着。”

“唔。”阿特米斯咕哝了一声，他慢慢走上橡木楼梯。

他很担心母亲的状况。如今她已经好久没看过阳光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她奇迹般地复原，精神焕发地走出她的卧室，这就意味着阿特米斯超级自由生活的终结。我们的小主人公就得重新乖乖回到学校，再也不能干那些冒险的事业了。

他轻轻地敲了敲双层拱形门。

“妈妈，你醒了吗？”

书之破译(2)

砰！哗啦！——有个东西砸在门的另一边碎掉了，听起来是很值钱的玩意。

“我当然醒着！这么刺眼的光线，我怎么可能睡得着！”愤怒的声音从屋内传了出来。

阿特米斯小心地走了进去。一张有着四根帷柱的古董床在黑暗中投下模糊的阴影，一束苍白的光线透过天鹅绒窗帘上的一条缝隙，刺进室内。安琪莉娜•法尔蜷着身子坐在床上。她苍白的手指在昏暗中闪着微微的白光。

“阿特米斯，亲爱的，你去哪儿啦？”

阿特米斯叹口气。她认出了他，这是个好征兆。

“学校旅行，妈妈。我们去澳大利亚滑雪了。”

“啊，滑雪，”安琪莉娜喃喃地说，“我是多么怀念滑雪啊。也许等你爸爸回来时，我们可以去滑雪。”

阿特米斯哽咽了，他很少这样。

“是的，等爸爸回来，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滑雪。”

“亲爱的，你能把那可恶的窗帘拉起来吗？光线真是令人难受。”

“当然，妈妈。”

阿特米斯一边摸索着走过房间，一边小心翼翼地绕过地板上那些放得乱七八糟的矮衣柜。最后他的手指终于抓住了天鹅绒窗帘。有一瞬间他真想把它们一下子全拉开，但是他叹了口气，还是把窗帘的缝隙拉上了。

“谢谢你，亲爱的。顺便提一下，我们一定得辞掉那个女佣。她什么都不会干。”

阿特米斯默不作声。茱丽叶已经为法尔家族辛勤工作三年了，一直忠心耿耿。看来现在该利用一下妈妈的坏记性了。

“你说得对，妈妈。我也早想着哪天辞掉她。巴特勒有个妹妹，我认为她很合适这个职位，我想我以前向你提过她的，叫茱丽叶。”

安琪莉娜皱了皱眉头。“茱丽叶？是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很好，无论是谁都比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蠢女孩好。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马上就能。我这就让巴特勒把她从门房那里带过来。”

“你真是个好孩子，阿特米斯。现在让妈妈抱一下。”

阿特米斯将身体埋进了妈妈睡衣的幽暗褶皱里。她闻起来香香的，就像水里的花瓣一样。但是她的手臂既冰冷，又虚弱。

“啊，亲爱的，”她低声呢喃道，她的声音让阿特米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沿着脖子直往下窜，“我夜里听到有东西，它们沿着枕头爬上来，钻进我的耳朵里。”

阿特米斯又一次感到喉头哽咽。

“也许我们应该打开窗帘，妈妈。”

“不，”安琪莉娜呜咽起来，松开抱住儿子的手，“不，那样我就会看到它们了。”

“妈妈，请……”

书之破译(3)

阿特米斯还想说些什么，但是根本没用。安琪莉娜走开了。她爬上床，缩到了远远的角落里，扯起被子盖住了下巴。

“换新的女佣来。”

阿特米斯叹了口气，顺从地说：“好的，妈妈。”

“让她带黄瓜片和水上来。”

“好的，妈妈。”

忽然，安琪莉娜的眼中闪出精明的光芒，她狡黠地一笑，说：“还有，不许再叫我妈妈。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肯定不是我的小阿提。”

阿特米斯拼命眨眼挤掉眼中几滴不听话的泪水。“当然，对不起，妈……对不起。”

“唔。不要再回来这里了，不然我就叫我丈夫好好收拾收拾你。他可是个大人物，你知道的。”

“好的，法尔夫人。这是你最后一次见我了。”

“最好如此，”安琪莉娜突然身体僵硬了，“你听到它们了吗？”

阿特米斯摇摇头，“不，我什么都没听到……”

“它们正朝我爬过来，到处都是它们！”

安琪莉娜猛地钻进被子下面。当阿特米斯走下大理石楼梯时，仍然能听到她惊恐的呜咽。

事实证明：精灵之书比阿特米斯预想的更难搞定。它看起来几乎是在主动和他作对。无论他运行哪种程序，电脑上显示的都是一片空白。

阿特米斯把每一页都复印了，把它们用大头钉钉在了自己书房的墙上。有时把东西印在纸上是很有帮助的。他发现，精灵的文字和他以前看过的所有文字都不一样，但是奇怪的是，有点眼熟。这种语言

很明显是符号语言和字符语言的混合体，文字乱乱地散布在页面上，很难看出是按什么顺序排列的。

程序需要的是某种参考性的框架，某个可以构架这个语言体系的中心。阿特米斯拆开了所有字符，将它们与英语、汉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基里尔文，甚至还有欧甘文进行了对比，但都一无所获。

茱丽叶送来了三明治，受挫的阿特米斯十分沮丧，他让她立即离开，然后继续埋头研究这些符号。书中出现得最频繁的一个象形文字是一个小小的男子图形。他先假设这代表男人，但是根据对精灵解剖学的有限认识，他又猜想这也可能代表女人。忽然脑海中灵光一闪，阿特米斯打开他的“超级翻译家”软件上的古代语言文件，选择了“埃及语”。

终于成功了！男子图形与图坦卡蒙陵墓内室象形文字中的“安努比斯”这个词极其相似。这也符合他的另一个发现：人类所记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精灵的，故事里说精灵的文明早于人类自身文明。看来埃及人只不过是把一种既有的文字符号做了些改造，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但是这些符号的相似程度不高，所以总是能逃出电脑布下的罗网。这个工作只好用人工来完成。阿特米斯不得不放大了每个精灵文字母，把它们印刷出来再和象形文字进行对比。

阿特米斯感觉到了自己胸腔内怦怦的心跳，他的心中洋溢着成功的喜悦。几乎每个精灵的象形符号或字母都有相对应的埃及文。多数都是通用的，比如太阳或鸟。但是某些符号看起来格外神秘，需要经过一番推敲才能找到确切的意义。比如说，安努比斯这个图形，译做死神，可是现在却并没有任何意义，于是阿特米斯把它进行了更改，译做精灵之王。

到了午夜，阿特米斯已经成功地把他的发现输入了苹果机。现在只需要按下“解码”的确认键就可以了。可当他按下去后，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长串复杂而无意义的胡言乱语。

书之破译(4)

普通小孩可能早就放弃这项任务了，普通成人可能已经气得把拳头砸在键盘上了。但是阿特米斯可不是他们。这本书在考验着他，他不会允许它占上风的。

字母是正确的，他百分之百地肯定，只是排列顺序出了错。揉去眼中的睡意，阿特米斯再次盯在了纸页上。纸页上每段话的四边都有实线包围着，这可能代表着段落或章节，但是看来它们不能按通常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方式阅读。

阿特米斯试啊试，他试了阿拉伯语从右至左的阅读方式，还有中文的柱形阅读顺序，但是都不见成效。这时他注意到了各页的共同点——它们都有一个中心区域，其他的象形文字都排列在这个轴心区的四周。那么，这也许是一种以中心为起点的文字排列方式。但是从中心起朝哪里读？阿特米斯浏览了各页，想找到其他的共同点。几分钟后，他找到了。每页纸上，每个段落的角落里都有个小小的矛头。这可能是一个箭头吗？一种方向？走这边？那么阅读方式可能是从中间开始，跟着箭头指向，以螺旋方式阅读。

电脑程序无法处理这种情况，于是阿特米斯不得不临时想办法。他用一把美工刀和尺子，割开了书的第一页，把它按传统西方语言顺序——从左至右、按水平方向重新进行了排列。然后他又把这一页重新扫描，输入了修正过的埃及语翻译器。

电脑嗡嗡地响着，急速地旋转着，把所有的信息转变成二进制数字。有几次它停了下来，要求确认某个字符或符号。当机器学会这种新语言后，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了。最后电脑屏幕上闪出了六个字：完成文件转换。

阿特米斯的手指因为疲惫和激动而颤抖着，他按下了“打印”键。一张纸从激光打印机里吐了出来。现在是英文字符了，虽然还是有

错，需要做些细微的调整，但是它已经完全可以阅读了，最重要的是，完全可以理解了。

阿特米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几千年来第一个成功破译精灵语言的人。他打开了台灯，开始阅读那页纸。

精灵之书

我们的魔法和生活准则的指南

要一直带着我，好好地带着我。

我是你们的老师，教导你们草药和符咒的知识。

我是你们通往神秘力量的纽带。

如果忘记我，你们的魔力将减弱。

书里有一百条戒律，

它们将回答每个秘密。

治疗、诅咒、炼金术，

这些秘密将通过我，传给你。

但是，精灵啊，首先要牢记，

我拒绝爬行在泥里的东西。

如你出卖我的秘密，

厄运将永远跟随着你。

阿特米斯可以听到血液在耳边流动的声音。成功了！神秘的精灵一族从此将成为他脚下的蚂蚁，它们的每个秘密都将被现代科技破译，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他的面前。突然间疲惫感淹没了他，阿特米斯一下子倒在了沙发里。但是还有那么多没完成，还有四十三页要翻译。

他按下了对讲机，它连通着这所房子中的所有扬声器。“巴特勒，找找茱丽叶，你们来书房，我需要你们拼些图。”

现在讲点法尔的家族史吧。

书之破译(5)

实际上，法尔家族是世界上有名的黑道传奇家族。他们世世代代都不安分，总是做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事件。当积聚下充足的资金后，他们摇身一变，开始像上流社会的人物一般行为处事，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还真是不喜欢规矩做人，于是又立即掉头投入了惊险与刺激的怀抱。

让家族陷入危险境地的，是阿特米斯一世，也就是故事主角的父亲。苏联解体后，老阿特米斯决定投入大笔资金，用来建造通往广袤的俄国大陆的新运输路线。他推断新的消费群需要新的消费物资。可俄国的帮派势力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挤进他们市场的西方人，他们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这点颜色就是一枚偷来的“毒刺”导弹，它射向了正驶过摩尔曼斯克的“法尔星辰号”。老阿特米斯当时正在船上，此外还有巴特勒的叔叔和二十五万听可乐。这真是一场了不得的大爆炸。

法尔家族并没有因此穷困潦倒，离那一步还差得远呢，但是他们不再是亿万富翁了。阿特米斯二世发誓要改变这一切，他要恢复家族财富，而且他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他的誓言。

精灵之书一译完，阿特米斯就认真开始他的计划了。他已经知道最终目标是什么，现在他可以策划如何达成目标了。

目标当然是：金子，得到金子。看来精灵族几乎像人类一样喜欢贵金属。每个精灵都有自己的藏宝处，如果阿特米斯能想出办法来，过不了多久那个藏宝处就不再属于精灵了。等到他想出办法时，至少会让一个精灵口袋空空如也。

经过十八个小时香甜的睡眠和一顿清淡的欧式早餐后，阿特米斯爬上楼，到了父亲遗留给他的书房里。这是一个传统风格的宽敞房间，深色橡木材质的书架从地板直达天花板——阿特米斯已把书架上塞满了最新的电脑科技资料。书房各个不同的角落里，一系列联网的

苹果电脑正在运转着。有个人正通过DAT放映机访问CNN网站，放映机把超大尺寸的时事图片投映到了后墙上。

巴特勒已经到了，正在打开硬盘驱动器。

“把它们全关了，除了那本书的。我需要安静地处理这本书。”

男仆大吃一惊。他们监视CNN站已经有将近一年时间了，因为阿特米斯相信从CNN上会传来父亲获救的消息。关掉它，意味着他终于放弃了。

“全关了？”

阿特米斯注视了一会儿后墙。“是的，”他最后说，“全关了。”

巴特勒冒昧地轻轻拍了下主人的肩膀，只拍了一下，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阿特米斯“咔咔”有声地扳响指关节，现在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了—策划一场惊天大案。

精灵荷莉(1)

荷莉•肖特正躺在床上生闷气。这并不奇怪，矮精灵们一向不因欢乐闻名。但是荷莉今天的心情，即使就一个精灵而言，也是格外糟糕的。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讲，她是个人形小妖精，而精灵是个通用术语。

也许来段对荷莉的描述比来场关于精灵家谱的演讲更有意义。荷莉•肖特有着胡桃色的皮肤、赤褐色的短发、黄褐色的眼睛。她的鼻子弯如钩状，嘴唇丰满，圆嘟嘟的像个小天使一样，这点总让人以为丘比特是她的老祖先。她的妈妈是个欧洲小妖精，脾气火暴、身材苗条。荷莉也有着纤细的体型和又长又尖的手指，可以灵活地挥舞电警棍。她的耳朵当然也是尖的。荷莉身高正好一米，只比精灵的平均身高矮了一厘米，但是当大家身高都不怎么样时，就算只差一厘米也是天差地别。

司令官鲁特是荷莉坏心情的根源。打从一开始，鲁特就成天找荷莉的茬。侦察队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士官竟被安排到自己队上，司令官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侦察队是个众所周知的危险地方，阵亡率极高，鲁特可不认为这是个适合小妮子的地方。不过，他将来不得不习惯这点，因为荷莉•肖特可没有为了他或其他人辞职的打算。

虽然荷莉死不承认，但是还有一个让她这么烦躁的原因，那就是仪式。她想做仪式有好几个月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没有时间。如果鲁特发现她现在的魔法退步了，她一定会被调到交通大队去的。

荷莉从床上爬了起来，蹒跚着走进沐浴间。住在靠近地心的地方有个好处——水总是热乎乎的。当然，这儿没有自然光，但是隐居总是要付出点小代价的。地底下是最后一处无人区了。经过一整天的辛苦工作后，撤去隐身术，跳进浴缸洗个泡泡浴，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无上的幸福啊！

荷莉穿上了衣服，她把暗绿色的连身跳伞服拉链拉到下巴那儿，再绑好她的盾牌。LEP侦察队的制服如今相当时髦，不像以前部队必须穿的那种制服：带扣带的鞋子、灯笼裤！毫无疑问，矮精灵们在人类的民间传说中，就是这种荒诞可笑的形象。但是，这样也许比较好。如果泥土人知道“矮精灵”这个词实际上源于LEP侦察队—地下警察的一个精英部门，泥土人也许会用力跺脚，好把他们给跺出来。还是最好别引起泥土人的注意，让他们继续流传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吧。

月亮已经升上天空，没时间好好吃顿早餐了。荷莉从冰箱里抓出杯剩余的荨麻饮料，一口气灌到了肚里。像平常一样，大路上已经喧闹起来了。空气精灵们活像瓶子里的石头一样，把街道堵得死死的。侏儒们也在添乱，他们的大屁股笨拙地摇来摇去，害得两条巷子交通堵塞。而每块潮湿的地面上都挤满了诅咒蟾蜍，像水手一样满嘴脏话。这种生物本来只是个笑话，后来居然泛滥成了瘟疫，那些魔法师也不去管管它们。

荷莉奋力挤过人群到了警察局。在“马铃薯商场”外面已经发生了一场骚乱，LEP下士纽特正努力平息骚乱。祝他好运，这是场噩梦！至少荷莉已经得到好运，可以在地面上工作了。

LEP警局门前挤满了抗议示威的人。地精和小矮人的地盘战又开打了，每天早上都有大群愤怒的父母出现在警察局门口，要求释放他们无辜的孩子。荷莉鼻子哼了一声。如果真有所谓无辜的地精的话，荷莉•肖特一定要去会会他。示威者们现在挤满了各个牢房，他们嘶吼着口号，彼此互相投掷着火球。

荷莉挤进人堆里，“让让路，”她咕哝着，“警察执行公务！”

人们像苍蝇看到发臭的虫子一样朝她扑了过来。

“我的格兰波是无辜的！”

精灵荷莉(2)

“警察暴力！”

“警官，你能把我孩子的毯子交给他吗？没了这个毯子他睡不着觉。”

荷莉放下了面罩，选择无视所有的人。这身制服从前也许帮警察们赢得过一些尊敬，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它让你成了靶子。“对不起，警官，看起来我把治疣的罐子放错地儿了。”“抱歉打扰您，年轻的小妖精，我的猫爬到了钟乳石上。”或者，“可否打扰您一下，警官，您能帮忙告诉我怎么到青春之泉吗？”荷莉颤抖了一下。这些人是观光客，似乎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但她有自己的麻烦事得应付。实际上，有个她现在还不知道的大麻烦正在等着她，她马上就会认识到这点了。

在警察局的大厅里，一个小矮人惯偷正忙活着扒那些排队预约的人的包，包括铐着他的那个警官的包。荷莉给他屁股上来了记狠狠的电警棍。电流在扒手皮裤的臀部滋滋作响。

“你在干什么，毛奇？”

毛奇吓了一大跳，偷的东西从他袖子里掉了下来。

“荷莉警官，”他呜咽着，脸上布满了歉意，“我管不住自己，这是我的天性。”

“我知道这点，毛奇。我们的天性是把你丢进牢房里住上好几百年！”

她给铐着矮人的警官使了个眼色。

“你最好时刻保持警惕。”

那个精灵的脸刷地红了，跪到地上去捡他的钱包和徽章。

经过鲁特的办公室时，荷莉忽然加快速度，她希望自己能成功到达自己的小房间，在被发现之前……

“荷莉！进来！”

荷莉叹口气。唉，又被他捉到了。

荷莉摘下头盔放在胳膊下面，抚了抚制服上的皱褶，接着走进鲁特长官的办公室。

因为生气，鲁特的脸色发紫。他平常总是这种脸色，因为这点，他得了一个绰号叫“甜菜鲁特”。警察们打了个赌，赌鲁特的心脏还有多久会爆炸。赌术高手们押的是顶多半个世纪。

鲁特长官敲着他手腕上的表。“哟，”他问道，“你以为现在几点了？”

荷莉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脸颊红了。她只迟到了一分钟，当值警官至少还有一打没报到，但是鲁特总是单挑她出来虐待。

“路被堵了，”她含糊地辩解，“有四条巷子全都走不通。”

“别拿这些借口来侮辱我！”司令官咆哮如雷，“你知道市中心是什么样子！给我早起一会儿！”

确实是这样的，她知道黑文市是什么样子。荷莉•肖特是这个城里土生土长的精灵。自从人类开始尝试着挖矿，越来越多的精灵被迫离开浅层要塞，搬进了地底深层和安全的黑文市。都市变得拥挤不堪，生活质量都下降了。现在还出了个游说团，整天鼓吹着要求允许汽车驶入市中心的步行区，就好像这个挤满了乡下侏儒的地方还不够臭气熏天一样。

鲁特是正确的，她应该早点起床。但是她可不愿意这样干，除非其他人也都被命令早点起床。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鲁特说，“为什么我每天都在挑你的刺？为什么我不去骂其他懒人？”

荷莉沉默着，但是她的脸上写满了赞同。

“我应该告诉你原因，是不是？”

荷莉大着胆子点了点头。

“因为你是个女孩。”

精灵荷莉(3)

荷莉感觉到自己的五指握成了拳头。她就知道！

“但是并不是你所想象的原因，”鲁特继续说道，“你是侦察队里唯一的女性。你是个试验案例，一个信号灯。外面有无数的精灵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无数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但是也有许多对你的偏见。法律的未来掌握在你手中。此刻我不得不说这个担子有点沉重。”

荷莉惊愕地眨眨眼。鲁特以前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通常鲁特只是教训她“戴好头盔”，“站直了”诸如此类的废话。

“你必须表现出你最优秀的一面，荷莉，而且你得比其他人都更优秀。”鲁特叹口气，坐进他的转椅里，“我不知道你能否做到，荷莉，在汉堡事件之后。”

荷莉畏缩了。汉堡事件整个是场灾难。她的一个犯人逃到了地面上，想向人类申请庇护。鲁特不得不使时间停止，他召来了缉捕小分队，做了四次记忆清洗，才挽回了局面。这个事件浪费了警察们大量的时间，全都是她的错。

司令官从他桌子上拿起一张表格，接着说：“没用的。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派你去交通大队，启用佛兰德下士。”

“佛兰德！”荷莉爆炸了，“她是个笨蛋！彻头彻尾的傻瓜！你不能让她做试验案例！

鲁特的脸一下子变成紫黑色了。

“我能，而且我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你从来没有给我你最优秀的……不管你的日常表现，或者你最优秀的表现，都不够优秀。抱歉，荷莉，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司令官又埋头看他的文件去了，会谈结束了。荷莉只能惊骇地站在那儿。她已经毁了那个机会。在她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机会，她本来可以抓到它，但是她把它丢进了臭水沟里。因为这一次错，她的未来

毁了。这是不公平的！一种异常的愤怒擒住了荷莉，但是她强行把愤怒压了下去。没时间闹情绪了。

“鲁特长官，先生，我觉得我应该再得到一次机会。”

鲁特甚至没有把头从文件里抬起来，“为什么？”

荷莉深吸了口气，“因为我的记录，先生。它本身就是证明，除了那次汉堡事件，我已经成功地执行了十次侦察任务。没有一次记忆清洗，或者时间停止，除了……”

“汉堡事件。”鲁特替她说完。

荷莉孤注一掷：“如果我是个男人——你宝贵的精灵之一——我们之间根本不会有这场对话。”

鲁特抬头严厉地看了她一眼：“你等我一下，荷莉队长……”

他的话被桌上一台电话的来电铃声打断了，接着第二台电话响了，接着是第三台。一面巨大的显示屏在他身后的墙上噼啪作响，显出了实景画面。

鲁特按下扬声键，让所有来电者一起开电话会议。

“喂？”

“我们发现了一个逃犯。”

鲁特点点头，“望远镜上有什么发现吗？”

“望远镜”指的是附在美国通迅卫星上的隐蔽式追踪器。

“是的，”第二个来电者说，“测到欧洲有强烈的雷达信号，在意大利南部，没有隐身。”

鲁特发出一声诅咒。一个没有隐身的精灵可以被人类的肉眼看到。不过如果这个罪犯外表像人类的话，还不算太糟。

“什么类别？”

精灵荷莉(4)

“坏消息，长官，”第三个来电者答道，“我们这次要对付的歹徒是个洞穴巨魔。”

鲁特揉了揉眼睛。为什么在他值班时老是发生这种事？荷莉可以理解他的挫败感。洞穴巨魔是生活在深邃地洞中的最卑劣的生物。它们在迷宫中徘徊，捕食所有倒霉地遇到它们的生物。它们渺小的大脑里根本容不下任何规则或约束。偶尔有的巨魔会摸进压力电梯的通风道里，通常压缩气流会把它们烧焦，但是有时会有个别幸存下来的，被气流喷到地面上。被疼痛弄疯，又无法承受地面上一丁点儿的光线，这些巨魔会不加区别地毁灭一切挡它路的东西。

鲁特飞快地摇了摇头，好让自己振作起来。

“好，荷莉队长。看来你的机会来了。你魔力充沛，随时可以上阵，是不是？”

“是的，长官。”荷莉撒了谎，她非常清楚：如果鲁特知道她没做仪式，一定会立即勒令她休职的。

“很好。那么登记一下，带件随身武器，朝目的地出发吧。”

荷莉扫了眼显示屏，“望远镜”正在传送一个意大利设防城镇的高清晰照片。一个红点正快速越过乡村，朝着人类聚居点移动。

“进行全面侦察，把报告递上来。不要尝试缉捕犯人，明白吗？”

“是的，长官。”

“我们上一季已经因为巨魔的袭击损失了六个同事了。六个，而且还是在地下，在我们熟悉的区域里。”

“我明白，长官。”

鲁特怀疑地噘起嘴唇。

“你明白吗，荷莉？你真的明白？”

“我想我明白，长官。”

“你曾经亲眼看过巨魔怎样对待血肉之躯吗？”

“没有，长官，没有在近处看到过。”

“很好，希望今天不会成为你的第一次。”

“明白！”

鲁特瞪着她：“不知道为什么，荷莉队长，每次你一开始附和我，我就非常不安。”

鲁特的不安是正确的。如果他知道这次简单的侦察任务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当时一定会立即宣布退休。历史将在今夜被创造出来。这可不是“镭的发现”、“人类首次登月”之类的快乐的历史，而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兴登堡飞艇遇难”等类型的糟糕的历史。对于人类是糟糕的，对于精灵，也是糟糕的。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糟糕的。

荷莉直接向地面通道走去，平常话很多的她现在坚定地紧闭着嘴巴。这是唯一的机会，她不允许任何事情分她的神。

像平常一样，这里排了长长一队申请度假签证的人，队伍一直延伸到“电梯广场”的角落里。荷莉在等候的队列前挥舞着徽章，绕开了人群，但是有一个好斗的侏儒拒绝让路。

“凭什么你们LEP的人就能踩到别人头上啊？你们凭什么搞特殊？”

荷莉深吸了口气，提醒自己随时随地要保持谦逊。“警察公务，先生。希望您能原谅我。”

侏儒抓了抓自己的大屁股，不相信地说：“我听说你们LEP的家伙们编造什么警察公务，只不过是为了上去看看月光，我听说是这样的。”

荷莉努力挤出愉快的笑容，实际上她的嘴巴挤出来的不过是个皱巴巴的扭曲表情罢了。

“不管是谁告诉你的，他都是个傻瓜……先生，侦察队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冒险到地面上去。”

侏儒皱起眉头。很明显他是自己编造出这个谣言的，他怀疑荷莉刚才就是称他为傻瓜。不过等他领悟到这点时，荷莉已经匆匆穿过两道门了。

精灵荷莉(5)

弗利正在作战部里等她。弗利是个患有妄想狂的半人马，他认为人类的情报局正在监视他的运输与监视网络。为防人类读到他的思想，他成天戴着锡箔帽。

当荷莉走进气动双层门时，弗利严厉地看了她一眼。

“有人看到你进来吗？”

荷莉认真地想了想。

“FBI、CIA、NSA、DEA、MI6。哦，还有EIB。”

弗利蹙起眉头，“EIB？”

“这个房子里的所有人。”荷莉假笑着说。

弗利从转椅中站了起来，马蹄嘚嘚地朝她走了过来。

“嘿，你真幽默，荷莉。你总是这么幽默。我还以为汉堡事件或许消灭了你体内的一些自负因子呢。如果我是你，我会全神贯注在手头的工作上。”

荷莉冷静下来。他说得对。

“OK，弗利，请告诉我现在的情况。”

半人马指向一个巨大的等离子显示屏，上面正在播放来自欧洲卫星的实况画面。

“这个红点就是那个巨魔，它正朝着布林迪西市附近一个设防城镇马蒂那•费朗嘎移动。据我们所知，它摸错路闯进了E7通风口。这个通风口当时刚完成一次地面发射，正在冷却呢，所以这个巨魔现在还没被烧焦。”

荷莉扮个鬼脸，真神奇，她想。

“我们很走运，我们的目标在路上已经遇到了一些食物。一两个小时前，它吃下了两头牛，这为我们争取到一点时间。”

“两头牛？”荷莉惊呼，“那家伙到底有多大？”

弗利整了整自己的锡箔帽，“雄性巨魔，完全成年，一百八十公斤重，獠牙活像野猪牙，真正的野猪。”

荷莉咽了口唾沫。忽然间侦察工作看起来比缉捕工作可爱多了。

“好。你为我准备了什么？”

弗利小跑到了器械台前，选了一只看起来很像矩形手表的东西。

“定位仪。你可以找到它，我们可以找到你。例行装备。”

“视频呢？”

半人马把一个小小的圆柱体插入荷莉头盔上的容纳槽里。

“实况播放，核电池，无时间限制，麦克风是声控的。”

“很好，”荷莉说，“鲁特说我这次任务应该携带一件武器，以防万一。”

“早替你想到了，”弗利说，他从武器堆里挑出一支白金手枪，“微中子2000，最新款。就连黑社会也没有这种武器。它有三种设定模式，分别是烧焦、刚好熟、烧成灰。它用的也是核能源，所以要远距离使用。这个宝贝的寿命会比你的寿命还长个一千年呢。”

荷莉把轻飘飘的武器塞进了肩上的皮套里。

“我做好准备了……我想是这样的。”

弗利吃吃笑了起来，“我怀疑这点。面对巨魔，永远没人能做好充分准备。”

“谢谢你，你使我信心大增。”荷莉说。

精灵荷莉(6)

“信心即是无知，”半人马忠告她，“如果你自负，那是因为你对某些事一无所知。”

荷莉想要争辩，但是却没说什么。也许是因为她心里隐约觉得弗利是正确的。

压力电梯是以地心喷出的空气柱为动力的。LEP技术人员在弗利的领导下，制造出了能在气流上行驶的钛质蛋形船。它们有独立发动机，但是对于要驶向地面的快艇而言，地心气流的潮汐性喷发是无与伦比的动力。

弗利领着荷莉经过长长的一列直通地面的飞行港湾，向E7走去。一架飞船停在支架上，对于乘着岩浆流飞上地面这个活而言，它看起来真是够脆弱的。它的底面已经烧成了黑色，像被炮弹片轰过一样布满了凹痕。

半人马满怀爱怜地在护舷上拍了拍，对荷莉说：“这个宝贝已经服役五十年了，是地面通道里最老旧的机型。”

荷莉咽了口唾沫。地面通道已经让她十分紧张，更何况要乘坐的还是台古董机。

“它什么时候退役？”荷莉问。

弗利抓了抓多毛的肚子，回答说：“按现在的预算情况看，除非发生事故它才会退役。”

荷莉转动门把，打开了沉重的舱门，橡胶密封垫发出嘶嘶声。飞船明显不是为了舒适而设计的，在一堆杂乱的电子仪器中间，只留有一点可怜的空间，放了一个带有安全束缚功能的座椅。

“那是什么？”荷莉指了指座椅头部位置上的一片灰色污渍问道。

弗利不自在地来回踱步。

“唔……脑浆，我想是脑浆。上次发射时发生了压力泄漏事故，但是现在漏洞已经堵上了，而且那个警官也活下来了。虽然IQ值有点下

降，但是他还是活下来了，还能吃流质食物呢。”

“噢，真令人满意。”荷莉嘲讽道，她艰难地穿过了电线森林。

弗利把安全带捆在她身上，仔细地检查安全带绑紧了没有。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荷莉点点头。

弗利轻轻拍了下她头盔上的麦克风，说：“保持联系。”然后走出飞船，关上了舱门。

不要思考，荷莉对自己说。不要去想即将吞没这只小飞船的白热的岩浆流，不要去想你将以两倍音速的速度从地心飞向地面，这速度能把内脏给颠出来。当然也不要去想那个血腥的疯癫巨魔正准备用它的獠牙把你的肠子给挑出来。不，别去想这种事……因为已经太晚了。

弗利的声音在耳机里响了起来。“二十点差十分，”他说，“我们位于一处安全的航道，以防泥土人展开地下探测。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动向。有一次一只来自中东的油轮阻断了运输，那可真是一团糟。”

荷莉调整了一下她头盔上的麦克风。

“集中精力，弗利，我的性命现在在你手上。”

“唔……好的，对不起。我们打算使用铁轨把你送入E7主通风道，那儿有个巨大的急流，随时可能喷发，它可以使你飞起一百公里，接着就得看你自己的了。”

荷莉点点头，双手握紧两只操纵杆。

“所有系统检测完毕，点火！”

飞船的发动机点燃时，只听嗖的一声，小飞船在航道内一阵激烈碰撞，震得荷莉就跟摇铃里的珠子一样乱晃不已，害得她几乎都听不清弗利说的话了。

精灵荷莉(7)

“你现在位于第二通风道。做好飞行准备，荷莉。”

激烈的冲击中，荷莉扯了个圆柱形橡胶塞进牙齿中间。如果把自己的舌头吞下去了，就算有无线电台，又有什么用？她打开外置摄像机，屏幕上出现了影像。

E7的进口正迎面朝她缓缓扑来，空气在着陆灯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白热的火花在第二通风道内四处迸射。荷莉听不到呼啸声，但是她可以想象得到。剥皮蚀骨的风狂野地咆哮着，仿佛有一百万个巨魔在呼号。

她的手指紧紧地握住操纵杆。飞船一阵狂震，停在了通风道边缘。地面通道从地底延至天际，巨大无比，无边无际。我就好像一只蚂蚁要跳进排水管里，荷莉无助地想着。

“好，”弗利的声音响了起来，“管好你的早饭别吐出来，连过山车跟它相比都望尘莫及。”

荷莉点点头。她无法开口说话，原因并不是口中的橡胶。不管怎样，半人马是能在飞船的摄像头上看到她的。

“莎哟娜拉，甜心。”弗利说，然后他按下了按钮。

飞船的固定器倾斜下来，把荷莉丢进了深渊中。她的胃揪紧了，地球引力控制了一切，将她扯向地心中央。地震部门在这里放置了上百万个探测仪，他们对于预测岩浆喷发有99.8%的成功率。但是，毕竟总还有0.2%的失败率。

向下坠落的过程仿佛要永久持续下去。就在荷莉快要绝望时，她感觉到了——那种永远忘不了的震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她这片小天地之外，整个世界天崩地裂。气流来了！

“安定翼！”她说，她的话是从橡胶柱里迸出来的。

弗利也许回答了，但是她根本听不到。荷莉甚至连自己的话也听不到，但是她确实看到飞船的安定翼出现在了显示屏上。

火焰像飓风一样捉住了她，飞船开始急速旋转，直到安定翼起了作用。半融化的岩石冲击着飞船的底部，使它摇摇晃晃地撞向深渊的岩壁。荷莉操纵着操纵杆，稳住了飞船。

这个禁闭空间内的温度高得可怕，足以烧熟一个人类。但是精灵的肺是由更强的物质构成的。加速度像只无形的手，拉曳着荷莉的身体，撕扯着她胳膊和脸上的肌肉。荷莉眨掉流进眼里的咸咸的汗水，将精力集中在了屏幕上。火焰已经完全吞没了她的飞船，熊熊烈火铺天盖地。风力至少达到七级，周长不下五百米。橘色斑驳的岩浆打着漩涡，在她周围嘶嘶作响，搜寻着这只金属体的弱点。

飞船呻吟着，埋怨着，五十岁高龄的铆钉面临着要跳将出来的危险。荷莉摇了摇头。她回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一脚踹到弗利毛茸茸的屁股上。她觉得自己像个被丢进侏儒臼齿中间的坚果果仁，注定是要完蛋的。

一块船板屈服在了巨大的压力下，像被一只巨大的拳头砸中一样，突然飞了进来。压力灯闪烁起来。荷莉可以感觉到她的头受到了挤压，第一个迸出来的一定会是眼睛—会像熟透的浆果一样砰地炸开！

她查看了一下刻度盘。离她冲出火焰，乘上暖气流，还有二十多秒。这二十多秒活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荷莉封紧了头盔，以保护她的眼睛，驾驶着飞船冲出了最后一大片如雨点般倾泻下来的岩石。

世界突然一片澄澈，飞船乘上了较为轻柔的热空气旋，向上空驶去。借着这股上升力，荷莉按下推进器。她可没有时间浪费在顺风飘荡上。

精灵荷莉(8)

在她的上方，有一圈氖灯标出了码头的位置。荷莉水平旋转飞船，将着陆点对准了那些灯。这项工作很精细，许多侦察队飞行员都出了差错，结果错过港口，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荷莉可跟他们不一样，在这方面她是天才人选，她的成绩可是学院第一名。

她最后又推了一下推进器，沿岸滑行最后一百米。踩着脚下的方向舵，她稳稳地驾着飞船穿越那圈氖灯，飞进了着陆垫的固定器中。飞船的着陆器旋转着，停在了它们的凹槽内。安全着陆！

荷莉拍拍自己的胸口，解开了安全带。密封门一打开，地面上清甜的空气就涌进了飞行舱。经过地面通道之旅后，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的感觉了。她深深地呼吸着，将飞船内陈腐的空气从肺里清除了出去。精灵到底是怎么离开地面的？有时她希望祖先留下来，和人类斗争到底，但是人类的数目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和每二十年才生一个孩子的精灵不同，人类生殖的速度活像啮齿类动物，数量甚至可以打败魔法。

虽然荷莉很享受夜晚的空气，但她还是可以分辨出空气中污染物的气息。人类毁掉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当然，他们现在不再住在泥里了。至少这个国家的人类不住在泥里了。他们住在又大又华丽的房屋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房间——睡觉的房间、吃饭的房间，甚至还有上茅厕的房间——在室内！荷莉打个冷战。想象一下吧，在你自己的房子里上厕所，真是恶心！上厕所的唯一益处就是让物质返回大地，但是人类却用一瓶瓶蓝色化学药剂来处理那些……那些东西……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如果一百年前有人告诉她人类会把肥料里的肥份去掉，她一定会对他们说：在你们的脑袋上钻几个透风孔吧！

荷莉将一套飞行翼从挂钩上解了下来。它们各有两个椭圆形机翼，带有笨重的马达。她呻吟了一声，“蜻蜓”，她恨这个型号。汽油

机，而且比一只浸在泥里的猪还重（当然这么说有些粗鲁）。现在已经普遍使用蜂鸟Z7型号了，它几乎没有飞行噪声，带有卫星用太阳能电池，可以保证你完成两次环球飞行。但是，预算又削减了，唉。

荷莉手腕上的定位仪开始哔哔响，她已经进入侦察区域了。荷莉走出飞船，踏上了着陆地点。她正位于一处伪装过的土丘内，这个地方通常被称为“精灵堡垒”，精灵族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直到后来他们被赶到了更深的地下。这里并没有设置多少科技产品，只能看到几台外部监视器和自毁装置。

屏幕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空气门被巨魔闯入的地方有点微微歪斜，但是其他东西看起来都还可以使用。荷莉绑上飞行翼，飞入外面的世界。

意大利的夜空弥漫着橄榄和葡萄的清香。蟋蟀们在杂草丛中吟唱着，夜蛾在星光中翩然起舞。荷莉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冒险到地面上来，是值得的，太值得了。

说到冒险……她检查了定位仪。现在哔哔声更大了。巨魔几乎已经到达城墙下！她可以等这次任务结束后再来欣赏大自然。现在是展开行动的时候了。

荷莉准备启动飞行翼马达，她拉了拉肩上的启动绳。毫无反应。荷莉生起了闷气，黑文市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都有一只“蜂鸟”，供他们去野外度假用，但是LEP却只有这种崭新的垃圾飞行翼。她又猛拉了一下绳子，然后又拉了一下。第三次努力奏效了，马达点着了火，一股烟雾喷进了夜空中。“差不多到点了。”她咕哝道，啪地一声打开了节流阀。飞行器鼓动双翼，形成了稳定的振翼频率后，好不容易才带着荷莉•肖特警官飞上了夜空。

即便没有定位仪，追踪巨魔也是很容易的。它一路留下的破坏痕迹，比用隧道开凿机开出来的隧道还宽。荷莉飞得很低，她掠过薄雾和树木，紧紧追随着巨魔前进的痕迹。那个疯狂的家伙在一个葡萄园中间砍出条道路，又毁了一道石墙，一只受惊的看家狗正在篱笆下面

汪汪狂吠。接着荷莉飞过了那两只牛的所在地，这可不是什么好看的画面，我们就不详述了，只说一点：除了牛角和牛蹄外，还真没剩下什么东西。

精灵荷莉(9)

哔哔声越来越大了，这意味着目标越来越近。她可以看到下面的城镇，它坐落在一个低矮的小山顶上，被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垛墙包围着，城内大部分人家的窗内仍然亮着灯。看来是时候运用一点小魔法了。

许多关于精灵身上魔法的传说都只不过是迷信而已，但是他们确实拥有一些魔力，其中就包括治疗、催眠和隐身术。隐身术其实是个错误叫法，精灵们实际上是在做高频率振动，他们在一个地点的停留时间极其短暂，以至于人眼无法看见。人类也许能注意到空气中有微微的闪光，如果他们密切注意空气情况的话——但他们很少这样。不过即便是看见了这道闪光，人类也总是将之归结为蒸发作用。泥土人总是这样，为一个简单的现象杜撰出复杂的解释。

荷莉施展起隐身术，这次比平常吃力，她可以感觉到前额渗出了汗珠。我真的应该做仪式的，她想，越快越好。

地面上某些骚动打断了她的思考，某种无法和夜晚的声音融为一体的东西。荷莉调整好背上设备的状态，向下飞去，以便作更近距离的观察。只是观察，她提醒自己，这就是你的工作。你是经过地面通道来确认目标位置的侦察官，而缉捕队的男孩们乘坐的可是既漂亮又舒适的飞船。

巨魔就在她正下方，正在猛烈撞击着城镇的外墙，城墙在他强有力的五指下坍塌下来，碎成了石块。荷莉吸了口冷气，这家伙是个怪物！它像大象一样庞大，却比大象棘手十倍！但是这个怪兽不只棘手这么简单，他还受了惊。

“控制台，”荷莉对着麦克风说，“逃犯位置确定，情况极度紧急。”

通信的另一端是鲁特本人。

“说明情况，队长。”

荷莉将她的摄像头对准巨魔。

“逃犯正准备穿过城墙。马上就要进入城市。缉捕队还有多远？”

“至少还要五分钟，我们还在飞船里。”

荷莉咬了下嘴唇，鲁特在飞船里？

“时间太长了，长官。整个城镇将在十秒钟内爆炸……我要进去了。”

“不！荷莉……荷莉队长，你没有得到邀请，你知道法律规定，坚守你的岗位。”

“但是，长官……”

鲁特打断了她：“不，没有但是！队长，回来！这是命令！”

荷莉全身颤抖，汽油味弄得她大脑一片糊涂。她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决定是什么？生命？或者命令？

这时巨魔穿越了城墙，一个孩子的声音撕破了夜空。

“救命！”孩子尖叫着。

求救，这是一个邀请，她一下子下定了决心。

“对不起，长官。巨魔疯了，那边有个小孩。”

她可以想象得到鲁特此刻的脸色，当他对着麦克风咆哮时，一定气得脸发紫。

“我要扒掉你的警徽，荷莉！将来一百年你就去修排水沟吧！”

但是他的咆哮没起任何作用。荷莉已经切断了麦克风，飞扑向巨魔。

荷莉队长以流线形的姿势俯冲进城墙破洞里。看来她好像到了一家餐馆里，这里坐满了人。巨魔暂时被灯光弄得什么都看不清，正在地板中央打滚。

精灵荷莉(10)

顾客们惊得目瞪口呆，就连小孩的呼救声也逐渐减弱。他们大张着嘴，派对帽十分滑稽地竖在头上。侍者僵住了，装着意大利面的大盘子在他们手上直打战。胖乎乎的意大利婴孩用胖乎乎的手指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一开始总是这样：一群人吓得鸦雀无声，接着尖叫声就响了起来。

一只酒瓶砸在了地板上，它打破了一瞬间的沉寂，餐厅里一下子混乱起来。荷莉畏缩了，巨魔仇恨噪声的程度不亚于仇恨光线。

巨魔支起毛茸茸的硕大肩膀，可以伸缩的爪子亮了出来，威胁性地晃了晃——典型的肉食动物行为。怪兽就要发起攻击了。

荷莉抽出了她的武器，咔嗒一声调到了第二种模式。她不能杀死这只巨魔，不管是何种情况，即使是要拯救人类也不能杀了它。但是她可以在缉捕队到来之前，先撂倒它。

瞄准巨魔脑袋底部的弱点，她让巨魔吃了一记足够长的浓缩离子射线。怪兽跌跌撞撞地摇晃了几步，它变得非常愤怒。

很好，荷莉想，我已经隐身了，别人看不到我。在任何旁观者看来，只不过是稀薄的空气中划过一道蓝光而已。

巨魔绕着她打转，它身上沾满了泥巴，纠结在一起的长发像蜡烛一样晃动着。

不要慌，它看不见我的。

巨魔举起一只桌子。

看不见，完全看不见。

它撤回一只毛茸茸的胳膊，桌子飞了起来。

空中闪过一道微光。

桌子朝着她的头直冲了过来。

荷莉移动了，但是已经太迟了，桌子砸中了她背上的设备，一下子击落了汽油罐。它飞过空中，可燃液体一路洒了下来。可怜的荷莉

被巨魔抓了个正着。

你可能知道——意大利餐馆里总是点满了蜡烛。汽油罐正好飞过一只精致的大烛台，一下子燃起了熊熊烈火，仿佛是可以要人命的焰火。大部分汽油都泼在了巨魔身上，荷莉身上也溅上了汽油。

巨魔可以看见她，这点毫无疑问。它一边透过可恶的光线眯着眼盯着她，一边又痛又怕地龇牙咧嘴。她的隐身术失灵了，她的魔法不见了。

荷莉在巨魔的手中挣扎着，但是挣扎是没用的。这个怪物的手指头有香蕉那么大，但是一点也不像香蕉那么听话。它们正挤压着她胸腔中的空气，真是不费吹灰之力。针一般的尖爪撕扯着她质地坚硬的制服，仿佛随时都可能刺穿，然后荷莉就完蛋了。

荷莉无法思考。餐馆里乱成了一锅粥。巨魔挥舞着獠牙，森森臼齿正咬向她的头盔。荷莉甚至可以透过过滤罩闻到它口中散发的恶臭，这时火焰沿着巨魔的背烧了上来。

怪兽的绿色舌头刮过她的头盔，头盔下半拉一下子涂满了黏液。头盔，对了！这是唯一的机会！荷莉还能动弹的那只手慢慢移到了头盔控制键上，隧道灯，强光！

她按下了灯光键，八百瓦的强光从她眼睛上方一对聚光灯里射了出来。

巨魔往后直立起来，口中爆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几十只玻璃杯、玻璃瓶齐齐被震碎。这一切对于这只可怜的怪兽而言，实在是无法承受：被吓昏了头，身上着了火，现在又弄瞎了眼。惊恐和疼痛一齐涌进它小小的大脑里，命令它停止运转。巨魔遵从了指令，以一种几乎可以算是滑稽的姿势僵硬地昏倒在地。荷莉滚到了一边，避开了那对长如镰刀的獠牙。

餐厅内鸦雀无声，只听到玻璃破碎的叮叮声、皮毛烧焦的噼啪声和喘气的声音。荷莉颤抖着站了起来。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她——人

类的眼睛。她百分之百被人看见了。这些人类不会彬彬有礼太长时间的，这个种族从来不只这样，他们的最终结论肯定是实施围堵政策。

精灵荷莉(11)

她举起了空空如也的双手，这是一个和平的姿势。

“对不起，各位。”她说，意大利语从她口中很流利地说了出来。

永远风度翩翩的意大利人喃喃地说：“没关系。”

荷莉把手慢慢伸进了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球来，放在地板中间。

“看。”她继续说意大利语。

餐馆的顾客们都听话地靠过来看那个小银球。银球在滴滴答答作响，滴答声越来越快，几乎跟倒数计时器似的。荷莉转过了身，背朝小球。3、2、1……

轰隆，一道闪电，众人失去了意识。这并不致命，只是他们醒来后要经受大约四十分钟的头疼。荷莉叹了口气。安全了，至少暂时是安全了。她跑到门口，闩上了门。除非经过墙上的那个大洞，不然没人可以进出这里。接下来她拿起餐馆主人的灭火器，往冒烟的巨魔身上喷了一身灭火剂，希望冰冷的灭火剂不会使沉睡中的庞然大物苏醒过来。

荷莉巡视了一下她制造出来的混乱。毫无疑问，这里一片狼藉，比汉堡事件还糟糕。鲁特会活活剥了她的皮！她倒宁愿哪天再面对巨魔呢。这次事件肯定意味着她职业生涯的终结，但是突然间这看起来并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她的肋骨在疼痛，又一阵头疼袭来，她眼前一片眩晕。也许休息一下，只休息片刻就好了，她就可以在缉捕队出现之前恢复精神了。

荷莉甚至还没来得及找椅子，她的双腿就已经软掉，整个人倒在了棋盘状的漆布地板上。

一苏醒过来就看到鲁特长官涨鼓鼓的脸，对荷莉来说无疑是场噩梦。当荷莉缓缓睁开双眼时，她可以发誓这一瞬间她看到了鲁特眼中的关切。但是它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司空见惯的怒气冲冲。

“荷莉队长！”他咆哮如雷，根本不管她在头疼，“你老实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荷莉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我……这件事……这儿……”她死活想不出来词儿。

“你违反了直接命令，我告诉过你不许行动！你知道没有得到邀请就进入人类建筑是不被允许的！”

荷莉摇摇头，晃走了视野中的黑雾。

“我得到邀请了，一个孩子在呼救。”

“你在狡辩，荷莉。”

“以前有过先例，长官。罗下士和州政府的案子，法官判决说那个受困女人的呼救可以被当作进入人类建筑的邀请。不管怎么说，现在你们都在这儿，这就意味着你们也接受了邀请。”

“唔，”鲁特拿不准地说，“我猜你是幸运的，不然事情可能会更糟糕。”

荷莉环顾四周。事情就算再糟也糟不到哪儿去了。整个餐馆变成了一堆垃圾，有四十个人昏迷不醒。技术人员正往那些失去意识的人的太阳穴上放记忆清洗电极。

“我们成功保护了这个地区，虽然有半个镇子的人都敲过这道门问怎么回事。”

“那个洞怎么样？”

精灵荷莉(12)

鲁特假笑着："你自己看看。"

荷莉四下张望。缉捕队在一个幸免于难的电源插座里插了条全息图导线，往那个洞上投射了一面完好无损的墙。全息图做快速修补是很方便的，但是细看之下，就没什么用途了。如果有人仔细观察这块微微透明的补丁墙，就会发现实际上它跟旁边的墙壁一模一样。这样一来，一面墙上就可能有两条一模一样的蛛网似的裂缝，或是同一幅伦勃朗作品的两份复制品。但是比萨店内的人们不可能去检查墙壁，等到他们醒来时，墙就已经被心灵致动部门修补好了，而且人们对这次超自然体验的全部记忆已经被消除了。

一个缉捕队的警官忽然从公共洗手间里冲了出来。

"长官！"

"什么事，中士？"

"这儿还有个人类没有被催眠，他走过来了，长官！马上就过来了，长官！"

"隐身！"鲁特吼道，"所有人隐身！"

荷莉努力隐身。她确实努力了，但是隐身术就是不听话。她的魔力消失了。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摇摇晃晃从洗手间走了出来，他的眼睛瞌睡得都要睁不开了。小孩伸出一根胖乎乎的手指指向荷莉。

"嗨，精灵！"他说，然后爬到父亲的膝盖上继续打盹去了。

鲁特闪了一下，返回不隐形的状态。他现在的愤怒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了。

"你的隐身术出了什么事，荷莉？"

荷莉咽了口唾沫。

"是因为压力，长官。"她指望着能蒙混过关。

鲁特一点都不信："你在说谎，队长。你根本魔力不足，是不是？"

荷莉默不作声地摇摇头。

“离你上次完成仪式有多久了？”

荷莉咬着自己的嘴唇：“我得说……大概……有四年了，长官。”

鲁特的血管差点爆掉。

“四……四年？你能拖这么久真是奇迹！现在就去做仪式，今晚！魔力不恢复，就别想再回到地下！你现在会为你自己，还有你的同事们带来危险！”

“是的，长官。”

“从缉捕队拿一套‘蜂鸟’，飞到那个古老的国度去，今天晚上正好满月。”

“是的，长官。”

“别以为我已经忘了这一团糟了。等你回来我们再好好谈谈这事！”

“是的，长官。很好，长官。”

荷莉转身准备离开，但是鲁特清了清嗓子，以引起她的注意。

“唔，荷莉队长……”

“是的，长官？”

鲁特的脸上褪去了紫颜色，现在他看起来几乎有点窘迫。

“救人的事做得很好。不然事情可能会很糟糕，非常糟糕。”面罩后面的荷莉微笑起来，也许她不会被踢出侦察队了。

“谢谢你，长官。”

鲁特哼了一声，他的肤色又恢复到了往常的红色。

“现在离开这儿，魔力没满到你的耳朵尖，就别回来！”

荷莉叹口气，就只有这么一丁点儿感激啊？

“是的，长官，马上就走。”

绑架行动(1)

阿特米斯的主要难题是位置——如何查出矮精灵的位置？这是一群狡猾的精灵，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到底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却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连段录像都没有，就连“尼斯湖”骗局这样的事也没一桩。他们真的不是一群喜好交际的生物，而且他们还很聪明，没有一个人摸到过精灵的金子。但是，也没有一个人看过精灵之书。而一旦你掌握了钥匙，所有谜题都是如此简单。

阿特米斯把巴特勒兄妹叫到了他的书房，他自己已经在一张小型讲台后面等着他们了。

“每个精灵都必须完成特定的仪式，以补充魔力。”阿特米斯对他们说。

巴特勒和茱丽叶点头，好像这只是个普通的情况介绍。

阿特米斯翻开精灵之书的复印件，选择了其中一页，念道：

“你的力量来自大地，

受此恩惠，应致谢意。

你应于满月时分，老橡树下，双泉交汇之处，

采下魔力的种子，

将其埋至远处，

将你的礼物归还于大地。”

阿特米斯合上了书，“你们看呢？”

巴特勒和茱丽叶继续点头，他们看起来仍然满脸迷茫。

阿特米斯叹口气，解释说：“矮精灵受一定的仪式约束，非常特别的仪式，我得说。我们可以利用这点追踪到矮精灵。”

茱丽叶举起一只手表示提问，虽然她本人比阿特米斯还要大四岁。

“唔？”

“嗯，阿特米斯，问题是，”她一边犹犹豫豫地说，一边用手指头捻弄着一绺金发，她这个姿势在当地几个笨蛋眼中是极度迷人的，“关于矮精灵的说法。”

阿特米斯皱起了眉头，这是个不好的信号，“你的意见是？茱丽叶？”

“唔，矮精灵。你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是不是？”

巴特勒畏缩了一下。这实际上是他的错，他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告诉妹妹这次任务的内容。

阿特米斯责难地皱眉瞪了他一眼。

“巴特勒还没对你说起这件事？”

“没有。他打算要说吗？”茱丽叶问。

“是的，他肯定打算要说的。也许他认为你会笑话他。”阿特米斯说着看了巴特勒一眼。

巴特勒坐立不安。他确实是这么想的。茱丽叶是活着的人里除了主人外唯一能嘲笑他的人，这真令人难堪。其他人最多只这么干过一次，仅仅一次。

阿特米斯清了清嗓子：“让我们先假设精灵的确存在，然后以此为前提继续往下讲，我可不想把话说得糊里糊涂。”

巴特勒微微点点头，茱丽叶仍然满脸不信的样子。

“很好。我刚说过，精灵族为了更新魔力，必须完成一种特别的仪式。根据我的理解，他们一定得在某个河流拐弯处的某棵古老的橡树下捡到一棵种子，而且他们必须在满月之夜完成这个仪式。”

巴特勒的眼中渐渐亮起了光芒，“那么我们必须……”

“我已经用气象卫星做了交叉查询。不管你信不信，世界上没有多少古老的橡树存活了，如果你把古老的标准定为超过一百岁的话，考虑到河弯和满月的因素，在这个国家正好有一百二十九个需要调查的地点。”

巴特勒咧开大嘴笑了。监视，现在主人说到他的强项了。

“我们要做许多准备，好迎接客人的到来。”阿特米斯说。他把一张打印出的A4纸递给了茱丽叶，“必须对地下室进行改造。你负责这个，茱丽叶，严格按照这张纸来做。”

“是的，阿提。”

绑架行动(2)

阿特米斯皱皱眉，但他皱眉的动作是很轻微的。出于某些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因，当茱丽叶用他妈妈给他起的昵称叫他时，他并不特别介意。

巴特勒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阿特米斯注意到了他这个动作。

“有问题吗？”

“唔，阿特米斯，”巴特勒说，“那个胡志明市的精灵……”

阿特米斯点点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绑架他？”

“是的，主人。”

“根据季伦的《精灵年鉴》—一本从失落的城市‘多春鱼’市发现的七世纪手稿，‘一旦精灵把灵魂献给泥土人’—泥土人指的就是我们人类—‘对于他们的兄弟姐妹而言，他们就等于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根本无法保证那个精灵值不值一盎司的金子。不，我的老朋友，我们需要新血。都清楚了吗？”

巴特勒点点头。

“很好，现在，你需要为我们的月光之旅准备几样东西。”

巴特勒扫了一眼清单，都是基本的野外设备，有几样倒是让人蛮吃惊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太过莫明其妙的，直到他看到……

“太阳镜，晚上？”巴特勒惊讶地问。

每当阿特米斯微笑时，就像现在，人家都会以为有吸血鬼的尖牙从他的齿龈间冒出来。

“是的，巴特勒，太阳镜，相信我。”

巴特勒确实相信他的主人，百分之百地相信。

荷莉激活了制服中的保温线圈，飞升到了四千米高空。“蜂鸟”飞行翼的速度飙升到了顶点。电池显示器上显示的是四格红色条纹——穿越中欧，再飞过英格兰海峡，仍然绰绰有余。当然，飞行守则上说

如果可能的话，要尽量在水面上飞行，但是荷莉在路上时，从来都忍不住要去踢阿尔卑斯山顶的积雪玩。

就算天气再坏，这套制服也会把荷莉保护得很好，但是她仍然能感觉到寒意渗进了骨头里。从这个海拔看去，月亮显得格外大，月亮表面的月球坑清晰可辨。今夜它是个完美的球体，迷人的满月。出入境处的人肯定忙翻了，成千上万思念地面的精灵们无法抗拒月亮的吸引，急着要到地面上来。很大一部分精灵可能会达成心愿，也许他们会在狂欢时制造混乱。地幔里到处都是非法通道，要管住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

荷莉沿着意大利海岸线一直飞到了摩纳哥，接着又飞越阿尔卑斯山，到了法国。她喜欢飞翔，所有的精灵都喜欢。根据精灵之书的记载，精灵们曾经拥有过自己的翅膀，但是在进化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这项魔力。所有精灵都失去了翅膀，除了小妖精。一种学说认为人类是会飞的恐龙——也许是翼龙——的后代。两者上半身的骨骼结构大多相似。这种理论的确解释了为什么每片肩胛骨上面会有个突起的小骨头。

荷莉很想去巴黎的迪斯尼乐园玩。LEP在这儿派了几个秘密间谍，他们大多数在白雪公主展馆工作。这是地球上少数几个精灵不会被注意到的地方之一。但是，如果有游客拍到她的照片，又发到互联网上，鲁特一定会扒了她的警徽。荷莉遗憾地叹口气，掠过了下面五彩缤纷的烟花丛林。

飞过英格兰海峡时，荷莉降低了高度，她在白色浪尖上嬉戏跳跃着。她朝海豚大声叫喊，它们都升上水面，从水中跳起来，配合着她的步子跳跃着。她可以看到海豚身上的污染物，那些东西让它们的皮肤褪成白色，在它们的背上留下红红的伤口。虽然这时她脸上在微笑，但她的心却碎了。总有一天泥土人要偿还这一切。

最后海岸线隐隐出现在了前方。那个古老的国度，爱尔兰，那是时间开始的地方，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一万年前，古老的精灵种

族“达努”曾在此地与魔鬼“佛摩里恩”大战，在“达努”的魔法攻击下，那个大名鼎鼎的巨人修筑的堤道被砍成两半。宇宙最中心的石头——命运之石就矗立在这里，精灵王、还有后来人类的爱尔兰王，都曾在此加冕。不幸的是，这儿的泥土人也多数能感应到魔法，也就导致了这儿的精灵目击率远远高出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谢天谢地，其他地方的人都认为爱尔兰人是疯子，而爱尔兰人本身对这种说法也没做任何辩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每只精灵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拖着一罐金子。没错，LEP确实有赎金储备，因为对其警官而言，这是个高风险的工作，但是还没有一个人类拿走过一块金子。这并没有阻止爱尔兰人在彩虹周围偷偷摸摸，指望着能赢得这笔超自然的彩头。

绑架行动(3)

但是，不考虑这些的话，如果说世上真有一个种族对精灵族有吸引力的话，那就是爱尔兰人，也许是因为他们性情古怪，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寻欢作乐。另外，有种理论说，精灵族和人类有亲缘关系，如果这是真的，爱尔兰岛可能就是渊源之地。

荷莉打开手腕上定位仪的地图，让它扫描魔法热点。最佳场所显然是命运之石附近的塔拉，但是，在这样的夜晚，所有拥有回归地面通行证的传统主义的精灵，可能都正在那个圣地跳舞，所以最好还是忽略它。

排名第二的地点离这儿不远，就在东南海岸。从空中很容易就能到达，但是对于局限于陆地的人类而言，却是遥远又荒凉。荷莉控制节流阀，降到了八十米的高度。她掠过一个郁郁葱葱的常绿林，飞到一块撒满月光的草地上空。一条银带般的河流将草地划分为两半，在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分支中，安安静静地立着那棵庄严的老橡树。

荷莉检查了定位仪上的生命活动状况。她断定两块草地之外的那头牛并不构成威胁，于是关闭引擎，滑翔到了那棵大橡树的脚下。

四个月的监视，即使是巴勒特，这个技艺高超的专业人士，也开始怕起这潮湿的长夜和蚊虫叮咬来了。谢天谢地，月亮不是每晚都圆。

回回都一样，他们默不作声地蹲在掩体里，巴特勒反复检查他的设备，而阿特米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望远镜。每当这种时候，待在这片禁闭空间里，耳朵都好像变聋了。巴特勒很想吹吹口哨、聊聊天，不管做什么，只要打破这种不自然的寂静就好。但是阿特米斯处于绝对的全神贯注状态中，他不允许注意力被打扰，也不允许出现失误。这是在干活。

今晚他们在东南方，最人迹罕至的地方。为了把设备从吉普车那里搬到三个不同地点，巴特勒被迫跑了三趟，分别经过了一道越过树

篱的阶梯、一处沼泽和两块草地。他的靴子和裤子全毁了。现在他不得不坐在掩体内，地沟水浸透了他裤子上屁股那一部分。阿特米斯不知道用了什么妙法，居然身上一个脏泥点子都没有。

掩体的设计极为精妙，有不少人表达了购买其生产权的兴趣——多数是军方代表，但是阿特米斯已经决定将专利卖给一个生产运动产品的跨国公司。这个掩体由弹性箔聚合物制成，采用了多轴玻璃纤维支架。这种箔材料与美国航空航天局所用的材料相同，可以将热量封存在掩体结构内，同时也可以防止伪装过的掩体外表过热。这就使任何对热度敏感的野兽都无法察觉它的存在。多轴结构意味着掩体可以像液体一样移动，无论它掉进哪个坑洞，都可以随之变形，将它填满。方便快捷的掩体、有利的位置，你只需要把这个用粘扣带封好的包放进一个洞里，然后拉一下细绳，就藏好了。

但是，即使是世上最先进的科技，也没办法改善气氛。有某样东西在困扰着阿特米斯，从他深蓝色眼睛旁边早熟的纹路里，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点。

经过几夜徒劳无功的监视后，巴特勒积攒起足够的勇气，开口问道：

“阿特米斯，”他踟躇地说，“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我知道你遇到了麻烦事。如果我能帮忙的话……”

阿特米斯开始那会儿没吭声。就在那一会儿，巴勒特看到了一个年轻男孩的脸，这个男孩也许是过去的那个阿特米斯。

“是我妈妈，巴特勒，”他最后终于开了口，“我开始想，如果她将来永远……”

这时报警器亮起了红灯，有物体接近！

荷莉把飞行翼挂在了一根低矮的树枝上，解开头盔好让耳朵接触到一些空气。小精灵的耳朵可得小心呵护——捂在头盔里几个小时的话，耳朵上的皮肤就开始剥落了。她摸了摸耳朵尖，皮肤并不干燥。

这是因为她使用了保湿日霜，可不像某些男性LEP警官，当他们摘掉头盔时，就像老天开始下雪一样。

荷莉稍微停了一会儿，欣赏着这里的景色。爱尔兰真是风光如画。即使是人类也没能破坏它的美丽，至少还没……再给他们一两百年，可能就不一样了。河流像一条银蛇一样蜿蜒地绕过她面前，流水击在石床上时，咝咝有声。橡树在头顶呢喃着，它的枝叶在怡人的微风中沙沙作响。

现在，该开始工作了。任务一结束，她就可以整夜浏览美景。她需要一颗种子。荷莉朝地面弯下腰，从泥土的表面拂开干树叶和树枝。她的手握住了一颗光滑的橡果。这并不难办到，是不是？她心想。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种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她的魔力马上就恢复了。

巴特勒检查了便携式雷达，关掉了它的音量，以防这台设备暴露他们的位置。屏幕上红色指针一点点扫描着，其呆滞程度令人发狂，然后……一道闪光，树旁发现一个直立的人形。成年人的话，身躯太小了；儿童的话，比例又不对。巴特勒朝着阿特米斯竖起大拇指，可能是目标出现了。

绑架行动(4)

阿特米斯点点头，戴上了反射式太阳镜。巴特勒跟着也戴上了太阳镜，同时弹开了武器上的星光夜视镜镜头盖。这可不是普通的飞镖式来复枪，它是为一个肯尼亚的猎人特别制造的，有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射程和速射能力。那个猎人因偷猎象牙被判刑后，巴特勒以极低的价钱从一个政府官员的手中买到了它。

他们老练地无声无息地潜入了夜幕中。前方的小东西从它肩上解下一个奇妙的装置，然后摘下一个全护式头盔，露出来的头绝非人类。巴特勒把来复枪带在腕上绕了两圈，把枪托放在了肩上。他打开夜视镜，一个红点出现在那个生物的身体中心位置。阿特米斯点点头，男仆扣下了扳机。

几乎是万无一失，但是恰恰就在那一刻，那个小东西朝地面弯下了腰。

有东西从荷莉头顶呼啸而过，在星光中闪耀了一下。荷莉的工作经验足以使她认识到自己受到了攻击，她立即将自己娇小的身躯蜷成了球状，尽量减少被射中的可能。

她抽出手枪，朝着树后隐蔽处滚了过去。她的大脑匆忙地分析着可能性，是谁在朝她射击？为什么？

有样东西正等在树后，看起来大概是山的形状，但却能够灵活移动。

“漂亮的豌豆枪。”那个东西咧开嘴笑着，斗大的拳头擒住了荷莉握枪的手。

荷莉在自己的手指像脆弱的意大利面条一样被折断前的一刹那，成功地挣脱了对方的禁锢。

“我猜你不愿意考虑和平投降？”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荷莉转过身去，胳膊肘抬起，摆出战斗的姿势。

“不，”男孩夸张地叹口气，“我猜你不愿意。”

荷莉脸上摆出最勇敢的表情。

“原地别动，人类，你不知道你在和谁打交道。”

男孩笑了起来，“精灵，我相信你才是唯一搞不清楚事实的人。”

精灵？他知道她是个精灵。

“人类，我有魔法！能把你和你的大猩猩变成猪粪！”

男孩又走近一步说：“勇敢的言辞，女士，但却是谎言。按你的话来说，如果你有魔法，毫无疑问，你现在早就已经用上了。不，我猜你太长时间没有做仪式了，现在你来这儿是为了补充魔力。”

荷莉目瞪口呆，站在她面前的人类随随便便就说出了神圣的秘密。这太糟糕了，这是场大灾难！这可能意味着世世代代和平局面的终结。如果人类知道了精灵文化，两个种族爆发战争是迟早的事。她必须做一些事，但是她身上只剩一件武器了。

催眠术是最低级的魔法，只需要一丁点魔力就可以施展出来，甚至有一些人类也有这方面的才华。即便是魔力最弱的精灵也能对任何人类实施彻底的催眠。

荷莉从脑海深处召唤出了最后一滴魔力。

“人类，”她吟诵道，声音忽然低沉下来，“你的意志属于我。”

阿特米斯微笑起来，反射式太阳镜后面的他安然无恙。“我怀疑这点，”他说，然后忽然点点头。

荷莉感觉到飞镖刺穿了制服坚硬的布料，箭毒和司可林制成的镇静剂进入了她的肩膀。世界立即化作一串串五颜六色的泡泡。虽然荷莉勉强挣扎着，但是她的脑海中只残留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他们怎么知道的？当她完全失去意识时，这个念头围着她直打转。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怎么……

当中空的皮下注射针刺入精灵身体时，阿特米斯看到了她眼中的疼，一刹那间他动摇了。一个女性，他没有料到这点。一个女性，像茱丽叶，或妈妈。但这一刹那很快就过去了，他又变回了他自己。

“射得好。”他说，弯下腰研究他们的俘虏。确实是个女孩，长得还很漂亮，虽然耳朵蛮尖的。

“主人？”

“嗯？”

巴特勒正指着这个生物的头盔。它半埋在一堆落叶里，精灵把它掉在了那儿。一种嗡嗡的声音正从头盔里传出来。

阿特米斯拎着皮带捡起了这个奇妙的装置，寻找着声源。

“啊，在这儿呢。”他把摄像机从它的槽里拔了出来，小心地让镜头朝向远离他的方向。“精灵科技，非常惊人。”他喃喃说道，从电池槽里取出了电池，摄像机马上就没音儿了。“核动力源，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们可千万小心别低估我们的对手。”

巴特勒点点头，把他们的俘虏装进了一只大行李袋中。又多了样东西要拖过两块草地、一片沼泽和一道越过树篱的阶梯了。

小偷毛奇(1)

现在该是异世界一位新角色上场的时候了。唔，严格来说，他并不算是新角色。我们以前已经遇见过他了，就在LEP排队登记的人群中，那个被押解的惯偷毛奇•迪古斯，偷窃成性的小矮人。即便是按阿特米斯•法尔的标准来看，他也算是个可疑人物。唉，让这人出场，就好像我们这篇报告里面不道德的人还不够泛滥成灾似的。

毛奇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矮人家庭，小矮人们居住在洞穴里，毛奇在很小的时候就暗下决心：采矿并不适合他，他要把他的才华运用在其他方面，也就是说，挖条地道钻入别人家中，一般是钻进人类的房子里。当然，这意味着他将丧失自己的魔法。居所是神圣的，如果你打破这条规则，你就准备好自食其果吧。不过毛奇并不在乎，他对魔法根本一点也不在乎。在下面的矿山里，魔法根本从来没有过用武之地。

有好几百年的时间，他一直走着好运，而且他还在地面上建起了一个赢利丰厚的纪念品公司。直到有一天他想把大力神杯卖给一个LEP密探，他的好日子结束了。从此以后，他的运势急转直下，至今为止被逮捕的次数超过了二十次。在总共三百年的时间内，他一直忙活着进进出出监狱的大门。

毛奇对于挖隧道有着令人惊异的好胃口，我所说的“好胃口”指的只是这个词字面上的意思。为了那些不熟悉小矮人挖隧道技艺的人，我会尽量努力把这点解释得明明白白。像某些爬行动物一样，男性小矮人可以张开上下颚，一秒钟内就能咽下几公斤的土。土会被超高效的新陈代谢所消化，任何有用的矿物都会被挑选出来，然后……在另一端被排出来，真是有趣。

现在毛奇被关在LEP总局的一间石头牢房里，他虚弱得很。至少，他努力想给人留下一种印象：这个矮人虚弱又安静。实际上，他

铁头靴里的脚趾头正在发抖。

此时地精和小矮人的地盘战正进入白热化阶段，某个聪明的LEP精灵却把他丢进了一间关着一群亢奋的地精的牢房里。也许这是疏忽大意，但更像是对他的一点报复，谁叫他排队登记时扒了拘押他的警官的钱包。

“那么，小矮人，”地精的头儿，一个脸上生了疣子，浑身布满刺青的家伙冷笑道，“为什么你不啃出条路逃出这里？”

毛奇敲了敲墙，说：“这是实心石墙。”

地精大笑起来：“那又怎么样？它可没你们小矮人的头骨硬。”

他的亲信们哄笑起来，于是毛奇也跟着笑了，他觉得这样做比较明智。但是他错了。

“你在嘲笑我，小矮人？”

毛奇马上止住笑。

“跟着你笑的，”他纠正道，“我是跟着你笑的。那个头骨的笑话真有趣。”

地精走上前来，直到他黏糊糊的鼻孔离毛奇的鼻孔只有一厘米的距离，“你在对我纡屈尊降贵吗，小矮人？”

毛奇吞口口水，心里算计着。如果他现在张开大嘴，也许可以在其他人反应过来之前吞下这个头目。但是，地精是矮人消化系统的杀手，他们的骨头太多了。

地精用魔法召来一个火球，火球在他手中燃烧着。“我在问你问题呢，丑矮子。”他挑衅道。

毛奇可以感觉到身上每个汗腺一下子都进入超常运作状态。小矮人不喜欢火，他们甚至想都不愿意想到火这个词。和其他的精灵种族不同，小矮人并不想到地面上生活，那离太阳太近了。这对于某些热衷于“泥土人占领区解放事业”的人来说，真是讽刺啊。

“没必要这样，”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想表示友好。”

“友好？”疣子脸轻蔑地说，“你们这种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懦弱、阴险这两个词，就是用来形容你们这种人的。”

毛奇圆滑地连连点头，“众所周知，我们是有那么一点背信弃义。”

“一点背信弃义，一点背信弃义！我弟弟弗利姆中了一群伪装成粪堆的小矮人的埋伏，他现在还在做断骨牵引呢！”

毛奇同情地点头，说：“那个粪堆的老把戏，非常可耻，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和同族人来往的原因之一。”

疣子脸的手指快速转动着火球：“世上有两种人是我真正鄙视的。”

毛奇有种感觉：答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一种是讨厌的小矮人。”

小偷毛奇(2)

不出所料。

“另一种是背叛自己种族的叛徒。就我听知，你刚好同时属于这两类。”地精说。

毛奇虚弱地微笑着：“我真有幸。”

“幸运和这事没关系，是命运让你落入我的掌心。”

如果是其他时候，毛奇可能会指出来幸运和命运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今天可不行。

“你喜欢火吗，小矮人？”

毛奇拼命摇头。

疣子脸咧开嘴阴笑着。

“真可惜，因为我现在随时准备把这团火球丢进你的嗓子眼里。”

小矮人艰难地吞了口干唾沫。多么典型的小矮人们的手足情啊！小矮人们恨什么？火。唯一能召唤火球的种族是什么？地精。那么小矮人们在和谁打仗？不用大脑都可以想出来！

毛奇连连后退，一直退到了墙角。

“小心点啊，我们可能都会被烧着的。”

“不是我们，”疣子脸龇着牙笑，把火球抛到两只细长鼻孔上吸了进去，“我们根本不怕火。”

毛奇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已经在后巷里看过这一幕无数次了。一群地精堵住一个离群的小矮人，困住他使他动弹不得后，领头的地精会把两道火焰直接喷到小矮人的脸上。

疣子脸的鼻孔颤动了一下，他准备喷出被吸入的火球了。毛奇畏缩了一下，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地精们犯了个基本错误，他们忘了扭住他的胳膊了。

地精用口深呼吸，然后闭起了嘴巴，这是为喷出火流准备更多压力。他把头向后仰，鼻子对准了小矮人了，发射！毛奇快如闪电，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上去用大拇指堵住了疣子脸的两只鼻孔。非常恶心，是的，但是比变成小矮人烤肉好上一千倍。

火球无路可走。它遇到毛奇大拇指后反弹回来，又弹回了地精的脑袋里。泪道畅通无阻，于是火焰被压缩成了高压火流，就在地精双眼下喷发了出来。一阵火海席卷了整个囚室。

毛奇撤回大拇指，迅速擦拭一下后，把两只大拇指塞进了嘴巴里，唾液中的天然止痛成分开始治疗他烧伤的手指。当然如果他还有魔力，他只需要念念咒语烧伤的手指就能好起来。但是这就是你为选择犯罪道路所付出的代价。

疣子脸的情况看起来不怎么好，烟正从他头上每个孔窍里冒出来。地精也许确实不怕火，但是游离的火球已经完全冲刷了他身体内每根管道。他像根海草一样摇晃着，然后脸朝下颓然倒在地上。有某个东西被压碎了，也许是地精的大鼻子。

其他匪徒的反应对毛奇不怎么有利。

“看看他对老板干了什么！”

“这个讨厌的丑矮子！”

“让我们烤了他！”

毛奇向后退得更远了。他曾经希望那个头头儿挂掉后，剩下的地精会慌了手脚。但明显美梦落空，毛奇别无他法，只得奋起抵抗，虽然这绝非他的天性。

他大张双颚，向前跳去，一口咬住了最前面一只地精的脑袋。

小偷毛奇(3)

“喂！你们退后！”他不顾嘴里碍事的脑袋嗡嗡喝道，“退后！不然你们的朋友就完蛋了！”

其他人僵住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他们全都清楚小矮人的臼齿能对地精的头做出什么事，那可不是个好看的画面。

每个地精手中都跳出来一只火球。

“我警告你！”

“你不可能把我们全吞下去，丑矮子！”

毛奇强忍住咬下去的冲动。这是小矮人最强烈的欲望，千百年来挖隧道的过程中诞生的、深植在基因里的记忆。咬住一个地精对他来说其实根本没用。他现在已经山穷水尽，那帮暴徒正一步步逼近，而他嘴巴里填得满满的，根本无能为力。情况危急，该嘎吱咬下去了。

忽然牢房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好像整个中队的LEP警官都涌进了这片狭小的空间。毛奇感觉到一只冰冷的枪筒抵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把犯人吐出来。”一个声音命令道。

毛奇非常高兴地听从了命令。浑身上下沾满了黏液的地精倒在地板上大呕特呕。

“地精们，把火球熄了。”

火球一个接一个熄灭了。

“这不是我的错，”毛奇哭诉道，他指着那个正在痉挛的疣子脸，“是他炸了他自己。”

那个警官把枪装进了皮套里，抽出了一副手铐。

“我不关心你们怎么自相残杀，”他说，一边扭转着毛奇的双手，咔嗒一声扣上了手铐。“如果让我来管这事，我会把你们所有人全都丢进一间大屋子，一星期后再回来清理你们。但是鲁特司令官需要你尽快到地面上去。”

“尽快？”

“就是现在，越快越好。”

毛奇知道鲁特。司令官曾经送他吃过好几次牢饭。如果是鲁特想见他，可能不是为了喝杯小酒或者看场电影。

“现在？但是现在是白天，我会被烧死的。”

那个LEP警官笑了起来。

“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不是白天，伙计。你要去的地方什么都不是。”

鲁特正在时间场入口等待小矮人。入口也是弗利的一个发明。精灵们被带入或离开时间场时，都不会影响到场内已经变化的时间流。这就意味着：即便带毛奇来到地面上要花将近六个小时，但只要鲁特一有招他来的打算，没过几分钟毛奇就会被带来了。

这是毛奇第一次进入时间场。他站在场内看向这个微微发光的圆环之外，生命在以一种夸张的速度行进着，汽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驰，云朵匆忙地在天上跑着，好像后面有十级大风在驱赶着它。

“毛奇，你这个小坏蛋，”鲁特咆哮道，“你现在可以把那套衣服脱掉了。这个时间场是过滤了紫外线的，我听说大概是这样。”

小矮人在E1时被发了一件防护服。虽然小矮人的皮肤很厚，他们却对阳光极度敏感，在太阳下不超过三分钟就会被灼伤。

毛奇脱去了紧身衣，说：

“很高兴见到你，鲁特。”

“你应该称呼我司令官。”

“现在是司令官了，我听说了，不是书记员搞错了吧？”

鲁特的钢牙把雪茄咬成了碎末。

小偷毛奇(4)

“我没时间听你在这儿大放厥词，犯人。我的靴子这会儿没踹上你屁股的唯一原因是我有个工作要你做。”

毛奇皱起眉头：“犯人？我有名字的，你知道的，鲁特。”

鲁特蹲到了小矮人的高度，“我不知道你活在什么样的幻想世界里，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你就是个犯人，我的工作是让你的生活能多不开心就多不开心。所以如果你因为我曾经在法庭上提供过十五次不利于你的证词，就期望着我能对你彬彬有礼，你还是别做梦了！”

毛奇揉了揉手腕上手铐磨出的红色伤痕。

“好，司令官。没必要气成这样，我又不是谋杀犯，你知道的，我只是个小犯人罢了。”

“我听说你在下面牢房里几乎引起暴动。”

“不是我的错，是他们攻击我的。”

鲁特往嘴里塞了支新雪茄。

“好，不管怎么都行。现在你只需要跟着我，别再偷任何东西。”

“是的，长官，司令官大人。”毛奇回答，一副纯洁无辜的样子。他并不需要再偷其他的东西了，因为趁鲁特弯下腰时，他已经顺手摸走了鲁特的时间场通行卡。

他们穿过缉捕队结界走到了林荫道上。

“你看见那个庄园了吗？”

“哪个庄园？”

鲁特骂道：“我没时间跟你磨嘴皮子，犯人，时间停止的时限几乎快过一半了。再过几个小时，我的一个优秀警员就会被蓝色洗液抹杀掉！”

毛奇耸耸肩。“跟我无关。我只是个犯人，记住啊。还有顺便说一声，我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不。”

“我还没问你呢。”

“太明显了，我是个入室行窃的，那是个房子。你不能进去，因为这样你会失去魔力，但是我的魔力早就没了。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推断一下，就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了。”

鲁特吐出了雪茄，“你就没一点公民自豪感吗？现在我们所有精灵的生活方式都悬于一线了。”

“不是我的生活方式。精灵监狱，人类监狱，对我来说都一样。”

司令官思考了一下。

“好，你这个滑头，给你的刑期减去五十年。”

“我要特赦。”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毛奇！”

“要么接受，要么拉倒。”

“减刑七十五年，防卫措施最少的监狱。要么接受，要么拉倒。”

毛奇装出思考的样子。这个条件纯粹是在玩形式主义，明知道无论如何他都会打逃跑的主意。

“单人牢房？”

“是的，是的，单人牢房。现在，你愿意接受吗？”

“很好，鲁特。我肯接受纯粹是看你面子。”

弗利正在翻找合适的虹膜摄像机。

小偷毛奇(5)

“我想是淡褐色，或者也许是茶色。你有双漂亮得不得了的眼睛，毛奇先生。”

“谢谢你，弗利。我妈妈总是说它们是我长相中最迷人的地方。”

鲁特在飞船地板上来回踱步。

“你们两个有没有认识到我们现在马上就到最后期限了啊？别管颜色配不配了，只要给他一个摄像机就好。”

弗利用镊子从溶液里取出一副眼镜。

“这不单纯是为了美观，司令官。颜色越相配，来自真眼的干扰就越少。”

“随便你，快点弄好。”

接着弗利又握住毛奇的下巴，让他别动。

“好了。我们会一路跟踪你的。”

接着弗利又往毛奇耳朵里的浓密毛发中缠了一只细小的圆柱体。

“声音传输线现在也好了。万一有需要，你可以求助。”

小矮人冷冷地微笑，“原谅我没有信心倍增。我觉得我独自行动时，总是干得更出色。”

“如果你把十七次定罪说成出色的话。”鲁特嗤笑道。

“哦，我们还有时间开玩笑，是不是？”

鲁特抓住了他的肩膀，“你是正确的，我们没时间了，走吧。”

他拖着毛奇穿过草地边缘，走到了一丛樱桃树下。

“我需要你挖条地道进入那里，找出为什么这个姓法尔的人知道我们这么多秘密的原因。也许那儿会有些监视装置，不管是什么，毁掉它。如果可能的话，找到荷莉警官，看看你能为她做什么。如果她已经死了，至少弄清了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放手使用生物炸弹了。”

毛奇眯眼打量着这里的地貌，忽然说：“我不喜欢它。”

“你不喜欢什么？”

“这块地的位置。我嗅到了石灰岩的味道。实心石头地基。也许根本没法进去。”

弗利一路小跑奔过来：“我已经做过扫描了。原来的建筑基本是建在石头上的，但是后来新扩展的一些建筑建在了泥土上。南翼的酒窖看起来有一个木门。对于你这样的嘴巴而言，它应该不成问题。”

毛奇决定把这话当做对事实的陈述，而非是一种侮辱。他掀开了隧道工装裤上盖着屁股的那块布，说：“好，往后站。”

鲁特和周围的LEP警官立即跑开寻找掩体，但是弗利从来没亲眼见过小矮人挖地道，他决定留下来瞄一眼。

“祝你好运，毛奇。”

小矮人张开了双颚。

“谢谢你，”他含糊地说，弯下腰来准备开工。

半人马四处张望。

“他们都去哪儿……”

小偷毛奇(6)

他根本没说完这句话，因为有一块刚被吞下去、又刚被消化过的泥团重重砸在他的脸上。等到他擦干净眼睛，毛奇已经消失在一个震动着的洞口里。弗利听到樱桃树那儿发出一阵狂笑，震得连树都摇晃起来。

毛奇跟着一条土脉穿过了石头中的一处火山褶皱。泥土软硬适中，没有太多散乱的石头。这儿还有许多昆虫。这些对健康强健的牙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牙齿是小矮人最重要的特征，相亲时第一件事就是看牙齿。毛奇向下挖到了石灰岩处，他的肚子几乎擦到岩石了。地道越深，地表下陷的机会越小。现在这种年头，再怎么小心都不过分，特别是当人类有了运动传感器和地雷。人类不遗余力地保护他们的贵重财产。他们总有好理由，你知道的。

毛奇感觉左边传来震动。是野兔。小矮人用他的体内罗盘确定了它的位置，知道当地野生动物的出没地点总是会有用的。他绕过兔子窝，沿着西北向的路线跟着庄园地基向前挖去。

酒窖的位置很容易确定。几百年来，残酒渗透地板，将酒的个性也注入了下面的土地。这种酒口味纯正，一点也不放肆。加了少量水果，但是酒味并没被冲淡。这绝对是放在底层架子上的节日酒。毛奇打个饱嗝，这片土真是好土。

小矮人把他镰刀般的双颚举向上方，穿透了地板。他钻出了锯齿状的洞口，把最后一堆消化过的泥土从裤子里抖了出去。

现在他位于一间黑得深手不见五指的房间内，对于小矮人的视觉来说，这真是太完美了。他的声呐引导他从地板上一个没遮没盖的空地下钻出来。再往左一米，他就会钻进一只巨大的意大利红酒酒桶里了。

毛奇合上了双颚，敲了敲墙壁。他把一只海螺状的耳朵贴在了红砖墙上。有那么片刻，他一动不动地听着房子的振动。有许多低频的

嗡嗡声，某处有个发电机，大量的电流流过电线。

还听到了脚步声，正在向上走，也许是在二楼，离这儿很近。还有撞击的声音，金属撞在混凝土上。它又响起来了，有人正在建造什么东西，也许是想敲下来什么东西。

有个东西飞快掠过他的脚部。毛奇本能地捏扁了它。是只蜘蛛，只是只蜘蛛。

“对不起，小朋友，”他对这团灰色肉泥说，“我有点紧张过头了。”

当然，楼梯是木制的。从木头的气味判断，足足超过一百年历史了。楼梯旧得就好像你只要看它们一眼，它们就会嘎吱嘎吱响。不过这总比会陷害夜盗的压力垫强。毛奇沿着楼梯边一步一步爬了上去，右手楼梯因为有墙壁的支撑，比较不容易发出嘎吱声。

说来容易做来难。小矮人的脚是为挖掘工作而生的，可不是为了跳精妙复杂的芭蕾舞，也不是为了稳稳当当地走木制楼梯。它发出了两声细小的嘎吱声，但是人类的耳朵或仪器是根本察觉不到的。

门是锁着的，这是自然。但是对于一个盗窃成癖的小矮人来说，这根本连种挑战都算不上。

毛奇伸手摸到自己的胡须，拔掉了一根粗硬的胡子。小矮人的毛发和人类的毛发有天差地别。毛奇的胡子和头发实际上是帮他导航、避开地下危险物的天线。一旦脱离毛孔，毛发会迅速变硬。毛奇在它完全变硬前的几秒钟内弄弯了胡子梢。完美的开锁器。

轻轻一捅，锁就开了。只有两片制栓，糟糕的安全措施。人类总是这样，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从地底下攻击他们。毛奇走出酒窖，踏上了一条镶木地板的走廊。这整个地方散发着一股子铜臭味。他可以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他有时间。

楣梁正下方安装了几台摄像机。安装得很讲究，就藏在天然的隐蔽暗处，但是依然虎视眈眈。毛奇站了片刻，推测着监视系统的盲点。走廊上有三台摄像机，每九十秒扫视一次，根本没法通过。

“你可以求助。”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

“弗利？”毛奇的眼睛看向最近的一台摄像机，“你有什么办法对付它吗？”他压低声音说。

小矮人听到了一阵熟练操作键盘的声音，突然他的右眼像摄像机镜头一样变换了焦距。

“真好用！”毛奇深吸了口气，“我也要弄一个这玩意儿。”

鲁特的声音在微型扬声器中响了起来：“没机会的，犯人。这是政府财产，不管怎么说，你在监狱里要这玩意儿有啥用呢？给你牢房里的墙拍特写？”

小偷毛奇(7)

“你真是个可人儿，鲁特，你怎么啦？因为我做了你做不了的事，所以你嫉妒我吗？”

鲁特的臭骂声被弗利的声音淹没了。

“好，我找到方法了。很简单的摄像机装置，甚至不是数码的。我会通过碟形卫星天线给每台摄像机循环播放过去十分钟的影像，它将为你赢得几分钟时间。”

毛奇不舒服地拖着脚步。“这要花多长时间？我在这儿多少会暴露在自然光下面，你知道的。”

“已经开始了，”弗利回答说，“走吧。”

“你确定？”

“我当然确定。这是基础电子学，我自打上幼儿园起就一直在给人类监视系统捣乱。你只能相信我。”

我宁愿相信人类不会把别的物种赶尽杀绝，也不愿意相信一个LEP顾问，毛奇心想。但是他大声回答：“好，我走了。通话完毕。”

他蹑手蹑脚走过大厅。就连他的手都在空中飘啊飘的，好像这样可以让他变轻似的。无论半人马做了什么手脚，它一定已经发挥作用了，因为并没有激动的人类挥舞着简陋的火药枪跑下楼来。

楼梯，啊，楼梯。毛奇对楼梯特别感兴趣。它们就像预先做好的箭头，最好的东西通常会放在楼梯尽头。多好的楼梯啊！退色的橡木上装饰有复杂的雕刻图案，要么和十八世纪有关，要么和肮脏的财富有关。毛奇的手指抚摸着一处华丽的扶手，这儿的楼梯也许和那两样都脱不了干系。

不过，没时间瞎耗了。楼梯不会长时间无人通行的，特别是在遭遇围攻期间。谁能弄清有多少渴血的士兵等在每扇门后呢？他们一定渴望着堆积成山的战利品里能多出一颗精灵的头颅。

毛奇小心翼翼地往上爬，不敢掉以轻心，即便是一声实木地板的嘎吱声。他一直靠着楼梯边走，避开地毯上的镶嵌图案。小矮人从他第八次失手落网的经历中，认识到了在某些古老的长绒地毯下面藏个压力垫是多么容易的事。

他安全地走完楼梯，到达了楼梯平台，太好了，脑袋还安在肩膀上。但是现在有另一个难题正在酝酿当中。小矮人的消化速度奇快，会产生某种爆炸性的副作用。法尔庄园松软的泥土中充满了空气，有许多空气混在泥土和矿物里进入了毛奇的消化道。现在这些气体想喷出来。

小矮人的礼仪规定气体应该被排放在隧道里，但是毛奇没时间考虑礼貌问题。现在他很后悔在酒窖时没有花一点时间排出这些气体。小矮人肚里气体的问题是它不往上升，而是往下沉。想象一下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正在消化满嘴泥土时忽然打嗝的空难性后果。整个系统翻天覆地了，这可不是个好看的画面。因此小矮人的身体构造保证了所有气体都从下面排放，实际上也有助于排出不需要的泥土。当然，这件事有个更简单的解释方法，但是那个版本只能出现在成人书里。

毛奇双臂抱住肚子，最好快些离开这里。在这样的楼梯平台上排气的话，可能会把窗子炸毁的。他拖着脚沿着走廊向前走，跳过了第一道经过的门廊。

摄像机更多了，实际上有一大堆。毛奇研究了一下镜头的扫视范围。有四台可以扫视全屋，但是另外三台是固定的。

“弗利，你在吗？”小矮人低声说。

“不在！”标准的讥讽性的回答，“我有其他的事要做，没时间操心文明崩溃的问题。”

“是的，谢谢你。别让我的性命安危打扰你寻欢作乐。”

“我会努力的。”弗利说。

“我有个深具挑战性的事要跟你说。”

弗利立即被吸引了，“真的？说下去。”

毛奇把目光对准了隐在凹处的摄像机，它半隐藏在漩涡形的楣梁内。“我需要知道这三台摄像机对准哪儿，精确的方位。”

弗利笑了起来：“这根本不算挑战。这些老旧的摄像装置发射出微弱的离子束。裸眼是看不见它们的，但是对你的虹膜摄像机就不管用了。”

毛奇眼中的设备闪烁了一下，发出电孤光。

“哇！”

小偷毛奇(8)

“对不起，小电流。”

“你应该先警告我。”

“我事后会给你个大大的吻的。我想小矮人都是很强壮的。”

“我们是很强壮，等我回去后，我会向你展示一下我们有多强壮！”

鲁特的声音打断了装腔作势的毛奇：“你没法给任何人展示什么，犯人，也许只有你牢房里的抽水马桶例外。现在，你看到了什么？”

毛奇用他那只离子感测眼又看了看房间。所有摄像机都在发射微弱的离子束，那景象如同夕阳最后的余晖。这些光线汇聚在老阿特米斯•法尔的一幅肖像上。

“别是在这幅画后面吧，哦，拜托。”

毛奇把他的耳朵贴在了肖像玻璃上。不是电的，也没有警报器。为了进一步确定，他嗅了嗅像框边缘。不是塑料也不是铜，是木头、铁和玻璃。漆里面含有一些铅。他用指甲抠起像框并向上拉。画像平稳地移动了，原来像框的一边是个枢轴，画像移开后，露出了后面的一个保险箱。

“这是个保险箱。”弗利说。

“我知道，你这个白痴。我正努力集中精神！如果你想帮忙，告诉我密码。”

“没问题。哦，顺便说一声，马上就要再来一次小小的电击。宝贝，吮吮大拇指安慰一下自己吧。”

“弗利，我要……嗷！”

“好了，现在X光打开了。”

毛奇眯着眼睛看向保险箱。真是不可思议，他可以看进东西里面。锁的内部像一幅幽暗的浮雕一样，其中制栓和挂钩特别突出。他吹吹他的精灵手指，开始转动密码盘。没过几秒，保险箱就打开了。

“噢。”他失望地叹气。

“是什么？”

“什么也没，只有人类的钞票。没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别管它了，”鲁特命令道，“试试另一个房间，走吧。”

毛奇点点头。另一个房间，在他的时间用完之前。但是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这个家伙那么聪明，为什么他会把保险箱放在一副肖像后面呢？这也太陈词滥调了，和那家伙以往的表现背道而驰。不，哪儿有点不对头，他们肯定被愚弄了。

毛奇关上保险箱，把肖像画推回了原位。它转动起来相当平滑，几乎没有重量。没有重量……他又拉开了肖像，然后又推了回去。

“犯人，你在干什么？”

“闭嘴，鲁特！我的意思是，安静一下，司令官。”

毛奇眯着眼看向画框的轮廓。比普通画框厚，只厚一点点。如果也把盒子外框考虑进去的话，有五厘米厚。他用指甲抠进厚厚的暗盒背衬，把它抠了下来，露出来的是……

“另一只保险箱。”

一只小一些的保险箱。很明显，是特别定制的。

“弗利，我看不进它里面。”

“衬了层铅。你得靠自己了，亲爱的小偷，发挥你的专长吧！”

“你总是这么没用……”毛奇嘀咕道，把他的耳朵贴在了冰冷的铁皮上。

他试着转了转密码盘。运转灵活，咔嗒声被铅消音了，他必须全神贯注。保险箱上方非常薄，所以顶多有三个制栓。

毛奇屏住呼吸，转动密码锁，每次只转一个轮齿。对于普通人的耳朵而言，即使声音被放大，咔嗒声听起来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毛奇而言，每个轮齿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棘齿被绊住时，声音听起来几乎震耳欲聋。

“一。”他吐出一口气。

“快点，犯人，你的时间快没了。”

小偷毛奇(9)

“你干扰我就是为了说这个？我现在知道你是怎么做司令官的了，鲁特。”

“犯人，我要……”

但是他是白费口舌了。毛奇已经摘掉了他的耳机，把它塞进了口袋里。现在他可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活儿上了。

“二。”

外面有响动，就在大厅里，有人正走过来，身材大概有大象那么大吧，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那个把缉捕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巨人。

毛奇眨掉了滴进眼里的一滴汗珠。集中注意力，集中注意力。轮齿继续咔嗒咔嗒响起来，一毫米一毫米向前进。没有棘齿被绊住。地板听起来好像正在轻微跳动，虽然这可能只是他的幻觉。

咔嗒、咔嗒，快点吧，他的手指被汗水弄得打滑了，连密码盘都握不住了。毛奇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指头。

“现在，宝贝，快点吧，告诉我密码。”

咔嗒、铮！

“好！”

毛奇转动把手，什么都没发生，还有一层障碍。他的指尖在铁皮表面摩挲着，这儿，这儿有一小块不平整的地方。是个微形锁眼。对于平常的开锁工具而言，它太小了，根本捅不进去。这时候该玩点他在监狱里学会的小把戏了。但是要快点，他的胃像灶上的炖菜一样直冒泡泡，这时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毛奇选了根结实的胡须，把它轻轻插进了小孔中。胡子尖从锁孔里一冒出来，他立即把胡子根从下巴上拔掉，胡子立刻变僵硬了，保留了锁眼内部的形状。

毛奇屏住呼吸，转动胡子开锁器，锁开了，容易得就像让地精撒谎一样，它打开了。干得漂亮！单是这样的一瞬间，几乎就能抵偿所

有的牢狱生活了。

偷窃成性的小矮人推开保险箱小门，真是漂亮的工艺，简直像出自精灵之手。门像薄脆一样轻，里面是一个小盒子，盒子里面是……

“啊，上帝在上！”毛奇倒吸一口冷气。

这时事情到了急要关头。毛奇的肠子震动起来，它们决定把过多的气体排放出去。毛奇知道这种征兆：双腿软绵绵，肚子咕噜咕噜一阵阵绞痛，屁股直打颤。在他仅剩的几秒里，他从保险箱里抓出了那样东西，弯下了腰，抱紧膝盖以稳住身体。

被禁锢的气流已经积压成了小型龙卷风，它再也不肯被关起来了。它冲了出来，威力十分强大，轰然掀开毛奇腰间盖着屁股的那块布，砰地撞上了偷偷潜到毛奇身后的那个身材壮硕的男人。

阿特米斯紧紧盯着屏幕。对绑架者而言，这种时间—通常是事情出问题的时候行动的第三个阶段—已经成功走到这一步的绑架者通常会放松下来，点支香烟，和他们的人质说说闲话。不过下一秒，他们的脸就会紧贴地面，被一堆枪管指着他们的后脑勺。但阿特米斯•法尔例外。他从不犯任何错误。

毫无疑问精灵们正在复查他们首次谈判的录影带，寻找着有助于他们发现突破口的蛛丝马迹。唔，确实都给他们了。他们只需要认真观察。线索埋得非常深，深到看起来只是个意外。

鲁特司令官会用上其他诡计。他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这点毫无疑问。他不会欣然接受被小孩子打败的事实的，得小心他。

一想到鲁特，阿特米斯抖了一下。他决定再检查一遍情况。他开始查看监视屏。

茱丽叶仍然在厨房里，正在水池边忙活，在洗蔬菜。

荷莉队长坐在她的床铺上一动不动，她不再撞那张床了。也许他错怪了她，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阴谋。

巴特勒站在荷莉牢房外的岗位上。奇特，他现在应该在巡逻的。阿特米斯抓过一只无线对讲机。

“巴特勒？”
“收到，基地。正在接听。”
“你不是应该在巡逻吗？”

小偷毛奇(10)

那头停顿了一下。“我是在巡逻，阿特米斯。现在巡到楼梯主平台了，马上就到保险库了。我正在向你挥手。”

阿特米斯扫视了一眼楼梯平台那儿的摄像机。没有人影，无论哪个角度都一样，绝对没有正在挥手的男仆。他开始研究监视屏，屏住呼吸数数……发现了！每隔十秒钟，屏幕会出现一次轻微的跳动，所有屏幕都这样。

“回放！”他大叫着从椅子里跳了起来，“他们在给我们循环回放录像带！”

这时他听到扬声器里传来巴特勒快速跑动起来的脚步声。

“保险库！”

阿特米斯的胃翻天覆地起来，他几乎要吐了。他被愚弄了！他！阿特米斯，被愚弄了，虽然他知道这个时辰总会到来。不可思议啊，是傲慢导致了这一切，自我蒙蔽的傲慢，弄到整个计划可能就此全盘崩溃。

他把无线对讲机调到了茱丽叶的波段。出于安全考虑，他已经把房子里的内部通话系统关掉了。

“茱丽叶？”

“收到。”

“你现在在做什么？”

“在厨房里，正在擦菜板上磨损我的指甲呢。”

“别管它了，茱丽叶，去检查一下囚犯。”

“但是，阿特米斯，胡萝卜条会糊掉的！”

“别管它了，茱丽叶！”阿特米斯大声喝道，“丢下手头一切活，去检查囚犯！”

茱丽叶顺从地丢下了一切，包括无线对讲机。她会生气好几天的。没关系，没时间担心一个少女受伤的自尊心了。他有更重要的事

要操心。

阿特米斯关掉了电脑化监视系统的主开关。清除回放的唯一机会是彻底重新启动。屏幕上闪出了雪花，真是令人难耐，不一会儿显示屏跳了一下，然后稳定了下来。图像和他数秒钟前看到的不一样了。

保险库里现在多了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显然它发现了秘密隔间，不但如此，它还成功打开了消声密码锁，太令人惊异了。但是巴特勒已经在监视它，他正悄悄走到那个生物的背后，现在小偷随时可能会在地毯上摔个狗啃泥。

阿特米斯把注意力转向了荷莉。小精灵又在砸床了，砰地用力丢下床，然后再次重复这个动作，一次又一次，就好像她能……

阿特米斯忽然灵光一闪，念头快得仿佛水炮忽然喷发。如果荷莉用某种方法偷偷把一只橡果带到了这里，那么只要一平方厘米的土就够用了。如果茱丽叶打开那扇门……

“茱丽叶！”他对着无线对讲机大声喊，“茱丽叶，别进去！”

但是没有用，女孩的无线对讲机正躺在厨房地板上嗡嗡响，阿特米斯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巴特勒的妹妹朝牢房大步流星走过去，嘴里不住念叨着胡萝卜。

“保险库！”巴特勒大声叫道，加快了脚步。他的本能反应是想要火力全开冲进屋子一通扫射，但是所受的训练让他冷静下来。精灵的武器肯定比他的好，谁知道现在有多少只枪管正对准门外呢？不，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谨慎才是勇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他把手掌放在了木门上，感觉是否有震动。什么动静都没有，那么就是没有武器了。巴特勒握住门把手，轻轻地扭动把手。他的另一只手从肩挂式枪套中抽出一支西格绍尔手枪。没时间去取飞镖式来复枪了，现在只能射杀对手了。

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巴特勒早有预料，因为是他亲手为房子里的每个铰链上了润滑油。他面前出现的是……哇，说实话，巴特勒不

大能确定到底它是什么。如果他不是早就知道有精灵族，第一眼看过去时，他可以发誓那个东西就像只巨大的正在抖动的……

然后那个东西爆发了，它喷出数量惊人的地道废气，直直冲向了不幸的男仆！那感觉就好像被一百只大锤同时击中，巴特勒的身体被轰上了空中，接着撞在了墙上。

当他落在地上失去知觉的一刹那，他祈祷主人阿特米斯此刻还没有弄好摄像机，没有看到这一幕。

荷莉越来越没力气，那个床架有她身体的两倍重，床的边缘在她掌心磨出可怕的伤痕。但是她现在不能停手，她已经离成功这么近了，怎么能停手?

小偷毛奇(11)

她又把床柱撞进了混凝土里，顿时尘土飞扬，灰色尘雾在她腿边盘旋。每一秒钟，法尔都可能会识破她的计划，然后她就得再遭一次皮下注射的罪，但是直到现在……

她紧咬钢牙，忍住疼痛，把床架举到了膝盖的高度。然后她看见了，灰色混凝土中露出了一道狭长的黄色泥土。这是真的吗?

荷莉队长忘记了疼痛，她丢下床，双膝跪倒在地。混凝土中真的有一小块泥土。荷莉从她的靴子里匆忙摸索出橡果，紧紧地握在了鲜血淋淋的手中。

“我将你归还于大地，”她轻声念道，小拳头慢慢放进狭小的空间内，“我有权索要回礼。”

第一次心跳响起，没有任何反应。也许要等到第二次心跳时。接着荷莉感觉到了魔力仿佛巨魔防护电网上的电流一样，一下子蹿上了她的胳膊。冲击力使她在房间旋转起来。这一刹那间，世界在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中旋转。当世界停止旋转时，荷莉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垂头丧气的小精灵了。

“很好，阿特米斯•法尔，”她一边龇着牙微笑着，一边注视着魔法的蓝色火花治愈她的伤口，“让我们看看，我怎么样让你答应我离开这个地方。”

“丢下手头一切活，”茱丽叶怒气冲冲，“丢下手头一切活，去检查囚犯。”她把一绺金色长发熟练地甩到肩膀上，自语道：“他一定认为我是他的女仆，或者别的什么。”

她用手掌啪啪啪地用力拍牢房的门。

“我要进去了，精灵女孩，所以如果你在做什么难为情的事，请停下来。”

茱丽叶一边用力把密码输入键盘一边说：“不，我没给你带来蔬菜，也没有洗好的水果，但是这不是我的错，阿特米斯坚持我应该下

来……”

茱丽叶打住了唠叨，因为根本没有人在听她讲话，原来她正对着一间空屋子念叨。她呆了一下，等着大脑传过来一个解释。但是什么解释也没得出来。最后大脑给出的通知是：再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她试探性地往混凝土筑成的小房间里踏了一步，什么都没发生。暗影里只有些微微的闪光，就像薄雾一样。也许是这个愚蠢的眼镜的缘故，在地下室里戴着反射式太阳镜，你能指望看见什么呢？这种眼镜早过时了，根本没有人怀念它们。

茱丽叶心虚地看了眼监视屏。只是迅速地瞥一眼，能有什么害处？她突然抬起眼镜架，眼珠子骨碌碌转动着扫视整个房间。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人影忽然出现在她眼前。那人仿佛是从空气中走出来的，是荷莉，她正在微笑。

“哦，是你啊，你是怎么……”

精灵挥了挥手，打断了她的话。

“为什么你不摘下那副眼镜呢，茱丽叶？它们真的不适合你。”

她是正确的，茱丽叶心想。多么可爱的声音啊！就像唱诗班在唱歌一样，你怎么能和这么可爱的声音争辩呢？

“好啊，摘下这副史前眼镜。顺便说一声，你的声音真酷，哆来咪发嗦啦嘻。”

荷莉决定不去尝试破译茱丽叶的话，在这个女孩已经完全由荷莉意志控制的情况下，要弄清她说了什么，太难了。

“现在，一个简单的问题。”

“没问题。”多妙的回答啊！

“这个房子里有多少个人？”

茱丽叶想了想，一个，一个，还有一个。

“三个，”最后她说，“我，巴特勒，当然还有阿特米斯。法尔夫人也在这儿，但是她拜拜了，嗯，她拜拜了。”

茱丽叶咯咯笑了起来，她说了个笑话，非常漂亮的笑话。

荷莉深吸一口气，想让她澄清一下，不过她又打消了这个主意。事实最终证明她在这一点上犯了大错。

“还有其他人在这儿吗？像我这样的人？”

茱丽叶咬咬嘴唇，“有个小小的男人，穿着跟你一样的制服，但是他可不漂亮，一点也不。他大喊大叫的，抽着一支臭死人的雪茄。长得真难看，脸红得像西红柿一样。”

荷莉几乎要笑起来了。鲁特亲自来了，毫无疑问，谈判进行得很糟糕。

“没别人了？”

小偷毛奇(12)

“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你再见到那个男人，告诉他把红肉给摘下来，他就等着得冠心病吧。”

荷莉强忍住了笑意。茱丽叶是她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能在中了催眠术后，脑子反倒更有条理的人类。

“好，我会告诉他的。现在，茱丽叶，我希望你待在我的房间里，不管你听到了什么，都别出来。”

茱丽叶皱了皱眉头，“这个房间？太无聊了，没电视也没别的，我能上去待在休息室里吗？”

“不，你必须待在这儿，至少他们刚在墙上装了个电视，像电影院那么大，滚动播出，一天二十四小时。”

茱丽叶高兴得快晕倒了。她马上跑进了牢房，对着想象出来的电视画面兴奋得连连喘气。

荷莉摇摇头。很好，她想，至少我们中还有一个是开心的。

毛奇摇了摇屁股，好把所有的土块都拉出来。如果他妈妈现在能看到他把泥土喷到泥土人身上就好了。这算是讽刺吧！毛奇上学时语法从来没得过高分。语法，还有诗歌，他永远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用。在下面的矿井里，只有两句话有点价值：“看，金子！”还有“塌方了！所有人撤退！”话里根本没有任何隐义或韵律。

小矮人系上了他屁股后面的布，这块布已经被他下面发射出来的飓风给掀开了。是逃跑的时候了。悄无声息地逃跑的全部希望都被吹跑了。

毛奇取回他的耳机，把它牢牢地固定在了耳朵上。唔，谁知道呢，有时LEP也许是有用的。

“……等我捉住你，犯人，你就祈祷一辈子待在矿井里吧……”

毛奇叹口气，唉，真是的，一点新意都没有。

手里紧紧抓住保险箱里的财宝，小矮人折了回去。他相当吃惊地看到有个人类倒在扶手边。毛奇并不稀奇他的循环物把那个大象般的泥土人轰飞好几米远。众所周知，小矮人的气体能导致阿尔卑斯山雪崩。真正让他吃惊的是：那个男人在他放出气体后，居然能离他这么近。

“你是好样的，”毛奇说，伸出一根手指朝着那个失去意识的保镖晃了晃，“但是没有人在被毛奇•迪古斯轰飞后还能站着。”

那个人类动了动，颤动的眼睑下现出了眼白。

鲁特的声音在小矮人耳边响了起来：“走吧，毛奇•迪古斯，在那个人类站起来修理你之前，快走。他曾经干掉了一整支缉捕队，你知道的。”

毛奇吞了口唾沫，逞威风的心情忽然一下子全飞了。

“一整支缉捕队？也许我该回地下去……为了这个任务好。”

毛奇慌忙绕过正在呻吟的保镖，一次两个台阶大步跑下了楼。当你刚把肠子里不输于飓风的气体喷得满走廊都是时，就没必要再关心咯吱响的楼梯了。

快跑到地窖门前时，一个人影闪到了他面前。毛奇认出来这人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作品走私案”中逮捕他的警官。

“荷莉队长。”

“毛奇，我没想到会遇到你。”

小矮人耸耸肩：“鲁特有个见不得人的活要人干，总得有人来干。”

“我知道了，”荷莉点点头，“你已经失去了魔力。聪明的主意。你发现了什么？”

毛奇给荷莉展示了他的发现：“这是他保险箱里的东西。”

“精灵之书的复制品！”荷莉倒抽一口冷气，“难怪我们处处被动，我们一直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

毛奇打开了地窖门：“我们走吧？”

“我不能走，我被人眼对眼地下了命令，不能离开这所房子。”

“你们的魔法类型和你们的仪式。你们不知道摆脱这些让人晕头转向的仪式会有多自由。”

一连串尖锐的声音从上面的楼梯平台传了下来，听起来就好像巨魔在水晶商场里翻腾一样。

“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道德问题。现在我提议我们藏起来。”

毛奇点点头：“我同意。这个家伙可干掉了整支缉捕小队。”

荷莉呆了一下，现在她正处于半隐身状态。

小偷毛奇(13)

“整支缉捕小队，唔，全副武装，我想知道……”

她一边说一边继续隐身，最后消失的是她嘴巴越裂越大的笑容。

毛奇很想在附近逛逛。世上没有多少事能比亲眼看到一群全副武装的缉捕队警官们去找一群毫无准备的人类寻开心更有趣。等到荷莉队长搞定了这个姓法尔的人，他会求她离开这个庄园。

刚才提到的姓法尔的人正在监控室里观察着这一切。无可否认，事情的发展很糟糕，根本是糟糕透顶。但是绝非无可救药，希望仍然存在。

阿特米斯整理了一下过去几分钟里一连串事件的头绪。庄园的安全系统被破坏。保险库被某种精灵肠气轰得一片狼藉。巴特勒昏迷不醒，也许被同一种奇怪的气体给麻痹了。他的人质逃出了牢房，她的魔力恢复了。有个穿着不带臀部的皮套裤的难看生物正在地基下面挖地洞。而且精灵族找到了精灵之书的一份副本，这是几份副本其中之一，有一份副本保存在瑞士银行的一个保险库里。

阿特米斯的手指将一绺凌乱的黑发梳了上去。他必须进一步深入思考，才能找出事件中隐藏的有利形势。他做了几次深呼吸，按巴特勒教他的方法寻找他的“气”。

几分钟的沉思后，他认识到这些因素对双方的总体作战计划影响很小。荷莉队长仍然被困在庄园内，而时间停止的期限正在一点点消逝。不久LEP就会无计可施，只能引爆他们的生物炸弹，到那时阿特米斯将施展出他的杀手锏。当然，整个事情取决于鲁特司令官。如果鲁特真如他看起来那么容易被惹火的话，很可能全盘计划会就此崩溃。阿特米斯热烈地期望精灵队伍中有人能拥有挖出他在谈判过程中制造的“失误”的智商。

毛奇解开了盖着屁股的那块布，该吃点土了，这是他们下到矿井里时常说的话。小矮人挖的地道会自己封起来，因此如果你想要沿原

路返回，就得重挖一条新的地道。一些小矮人会完全沿原路折回，吃下以前自己消化过的变得较为松软的泥土。毛奇则喜欢重挖一条新的地道。出于某种原因，他并不喜欢把同样的泥土吃到肚里两次。

小矮人张开上下颚，把自己弄成像鱼雷一样穿过地板上的洞。当矿物的气味进入鼻孔，他的心脏立即平静下来。安全，他安全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在地下抓到小矮人了。当然，如果他成功钻到地下的话……

十根强有力的手指抓住了毛奇的脚踝。今天小矮人的运气真不好，先是疣子脸，现在又是这个杀气腾腾的人类。有些人永远不懂得接受教训，人类总是这样。

“放开我，”他含糊地说，张开的两颚没用地拍打着。

“你没机会了，”那人回答说，“你离开这所房子的唯一方法是躺在装尸袋里。”

毛奇可以感觉到自己正被往后拉。这个人类十分强壮，世上没多少生物能扯得动手里抓着东西的小矮人。他在土里胡乱摸索着，往他洞穴一般的嘴巴里满把满把地猛塞浸透了酒液的泥土。他只有一个机会。

“出来，你这个小地精，给我出来！”

地精？他叫我地精！如果毛奇不是正忙活着吃土好朝敌人喷射的话，他一定会义愤填膺的。

人类停止说话。也许他已经注意到那块遮着毛奇屁股的布了，也许注意到毛奇的屁股了。无疑他想起保险库里发生的事了。

“噢……”

小偷毛奇(14)

所有人都会猜测“噢”后面跟着要说的是什么，但是我敢打赌绝对不会是什么“我的达令”。当时巴特勒根本来不及把话骂完，他在那一刻聪明地松开了手。实际上这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就在这时毛奇展开了泥土攻势。

一团压实的泥土像炮弹一样朝着不到一秒前巴特勒脑袋的位置直飞过来。如果巴特勒的脑袋仍然在那儿，这股力道绝对会让它和肩膀分家。对于一个才华出众的保镖而言，这是个不光彩的死法。幸好潮湿的飞弹险险地擦过了巴特勒的耳朵。但是它的力量足以让巴特勒像个滑冰运动员那样旋转起来，于是短短几分钟内，巴特勒第二次摔了个屁股开花。

等他的视野清晰时，小矮人已经消失在了烂泥翻滚的大漩涡里。巴特勒决定不去追他。死在地下这件事，在他一生要做的诸事清单中排名可不高。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会落到我手里的，他下定决心。确实是有这一天，但是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毛奇钻到了地底下。他沿着肥沃的泥土钻了好几米，这才意识到后面没人跟踪。等泥土的气息使他的心跳频率平静下来后，他决定是时候展开他的逃跑计划了。

小矮人改变了路线，朝着早先他注意到的野兔巢穴钻了过去。幸运的是，半人马没有在庄园地界进行地震测试，不然他的诡计可能会被识破的。好在他们有比囚犯失踪更重要的事值得关心，这个情况或许能帮上他。骗过鲁特应该没问题，但是那个半人马可是个机灵家伙。

毛奇体内的罗盘为他指对了路，没过几分钟他就感觉到了野兔在它们的地道里走动时发出的轻微震动。要想成功制造出有效的错觉，从现在开始，算准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他放慢了挖掘速度，手轻轻地插进松软的泥土中，直到手指弄破了地道的墙壁。做小动作时毛奇小

心地看向了另一边，因为无论他看到什么，都会显示在LEP总部的显示屏上。

手掌像肚皮朝上的蜘蛛一样放在地道地面上，毛奇等待着。他没等多长时间，几秒钟后他就感觉到了一只野兔走近时有节奏的震动。这只动物的后腿拂过陷阱的一瞬间，他有力的手指紧紧掐住了它的脖子。可怜的动物根本没有机会逃生。

对不起，朋友，小矮人想。如果有别的办法的话……毛奇把野兔的尸体扯过了洞口，然后合上自己的上下颚，开始放声尖叫："塌方了！塌方了！救命！救命！"

现在是玩点诡计的时候了。他用一只手搅动周围的泥土，使泥土如雨一般纷纷落在了他的头上。同时他的另一只手把虹膜摄像机从左眼里取了出来，把它安到了野兔的眼睛里。这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塌方时的混乱，要看出狸猫已经换掉了太子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鲁特，请救救我！"

"毛奇，发生了什么事，你的情况怎么样？"

你的情况怎么样？小矮人不敢相信他的耳朵，即使是在这种危急时刻，司令官也无法抛弃他矫揉造作的军事用语啊。

"我……啊！"小矮人发出最后一声尖叫，尖叫声渐渐变小，转成了人临死前喉咙里痛苦的咯咯声。

也许有点过于戏剧性，但是毛奇永远无法抵抗戏剧的诱惑。最后遗憾地看了一眼垂死的野兔，他张开了上下颚，向东南方行去。自由在向他招手！

尾　声

现在你已经看完了这个案件的档案，你一定已经认识到阿特米斯•法尔是多么危险的一个家伙。

人们总是会把阿特米斯浪漫化，在他身上赋予他并不具备的美好品质。他使用愿望治愈妈妈的事，并不完全标志着他爱妈妈。他这样

做只是因为社会服务部门已经开始调查他的情况，如果再这样下去，找人监护他是迟早的问题。

他不说出精灵族的存在，只是为了能够继续长期剥削他们，在未来的几次事件里，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唯一的错误就是让荷莉队长活了下来。荷莉后来成为LEP中关于阿特米斯•法尔案件的首席专家，在与精灵族最可怕的敌人的数次战斗中，她都体现出了无可衡量的价值。这场战斗将在未来几十年里，一直持续下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双方而言最重大的胜利，竟然是他们在地精暴动事件中被迫联手那次。但是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以上报告由心理学医生阿尔根撰述，供LEP学院存档。

细节真实度达94%，另外6%为不可避免的推断。